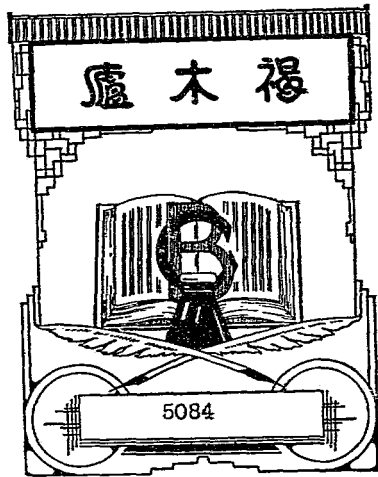


小仲馬著
陳綿譯

茶花女

商務印書館發行



876.55
598-4(384)
7

<p>陳 縉 著 Alexandre Dumas Fils 譯</p>	<p>茶 花 女</p>	<p>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p>
---	--------------------------------	---



序

我在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幫着中國旅行劇團把小仲馬的五幕劇「茶花女」首次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的禮堂演出。茶花女雖然在中國已經出演過好幾次，但都是根據劉復的譯本演出的，而不幸劉譯本中的錯誤是多的很，比方：

第二幕第十三場 Armand, allant se mettre à genoux aux pieds de Marguerite (阿芒，跪倒在馬格里特的腳下) 劉譯作「阿芒，往就馬格哩脫膝上坐下。」

第三幕第七場阿芒讀書的一段中，Crois tu que l'on puisse être bien tendre lorsqu'on manque de pain? (你相信人在缺乏麵包的時候還能盡量地溫存麼?) 劉譯作「你以為一個人沒有麵包吃了，還能站得直麼?」他把形容詞的 tendre (溫存) 當做動詞的 tendre (伸張) 了，由「伸張」所以纔譯成「站得直」的話。

第四幕第四場茶花女初到與柏呂當司談話的一段中，柏呂當司說：qu'il ne vous en veut pas, que vous avez en raison. (他說他並不同你生氣，說你這事做得很有道理。) 劉譯作「他說他不要你了，說你這樣也很

好。」他不明白 *en vous loir* 是同人生氣的意思而譯成了要的意思。

這是我偶然舉的幾個例子，其他譯錯的地方可以說是篇篇都有。第一幕第八場中嘎司東唱的歌的譯法更使我們看出翻譯的隨便：

Il est un ciel que Mahomet

Offre par ses apôtres

Mais les plaisirs qu'il nous promet

Ne valent pas les nôtres

Ne croyons à rien

Qu' à ce qu'on tient bien,

Et pour moi je préfère

A ce ciel douteux

L'éclair de deux yeux

Reflété dans mon verre.

極極壞

他許給我們一個天堂，
默罕麥德。

不過牠那裏面的美滿，
沒有我們人間的快活。

任憑他說的那麼天花亂墜，
那可靠的幸福，

除非是我們手裏拿着。
可疑的天堂我不愛，

我偏愛我兩眼的神光，
照在那杯中酒的漩渦。

劉譯作

這是個東方色彩的老晴天，

大家及時行樂罷！

嚇！若要有了這明媚風光才行樂，

茶花女序

那又是糊塗絕頂太可憐！

我們是什麼都不提

只要是大伙舒舒服服笑嘻嘻。

也不管天光好不好，

只要是笑眼瞧着酒杯中，

杯中笑眼相迴瞧。

劉復先生的詩意不知是從那裏得來的？

所以當中國旅行劇團的領導者唐槐秋先生來約我導演這個戲的時候，我就堅持不可用劉譯本而我自己又把這個劇本改過一次，也可以說我又重譯了一遍。雖然不能說全無錯誤，至少把我的亡友劉復先生疎忽的過處贖回了一點。半農死而有知，或者不以我爲罪罷。

至於關乎小仲馬與茶花女種種的研究，我在這個劇本首次公演時候曾經做過幾段介紹的文字，現在把牠抄在下面，一共是六段：

一、小仲馬的作風

二、小仲馬的作品

三、茶花女在法國的演出

四、小仲馬與茶花女

五、茶花女的真傳

六、茶花女故事在小說上與在劇本上之不同

(一) 小仲馬的作風

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是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père)的兒子。這好像是一句廢話，但不知小仲馬一生的作風全是受了這一句話的影響。

我們知道小仲馬是大仲馬的私生子。在他生的時候大仲馬因為沒有地位，也可以說是沒有勇氣，不肯承認他。他的母親卻是個有愛情，有勇氣，肯犧牲的女子。自己便獨力地謀生養育他的兒子，後來小仲馬大了，入了學堂，大仲馬的境遇也漸好起來，先就盡力的幫助他的學費，到後來他享了盛名而且富有了，纔毅然決然地承認了他的兒子。不過在十幾年中除去兒童天真的時代，有着慈母的愛，毫不覺得無父的痛苦外，其餘的年月無非在受人嘲笑與輕視的生活中，尤其是入了中學的時候。他的同學都是富家子弟，名正言順的少爺們。在那個時候他對社

會人生中種種的缺點與污穢，已經有極深的印象了。到大仲馬承認他爲子之後，因爲他父親覺得慚愧，對他不起，所以就非常的放任他。小仲馬有了名姓，花錢又可以隨意，就在交際場中大行活動，吃喝嫖賭無一不來。這種行動可以說是因爲長久不得快樂，一旦得到快樂自然拼命地享受。不過小仲馬雖然在這種社會裏混，可是那裏面的醜惡，虛偽，墮落無一不在他眼光中分析着。所以到了一個時期，他認爲他玩得夠了，白費的時光不少了，（其實也不能說全白費）自己應當做一點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社會的事了，他就毅然地閉門著起書來。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他曾經寫了很多的小說，竟自把他拉的虧空都彌補上。等到出版了茶花女小說，小仲馬的名字哄動全歐洲了。因爲這個小說很受歡迎，所以他又把牠改成劇本。這個整天整夜一氣寫成的劇本公演之後，好像在當時戲劇界放了一聲大礮，震動了全巴黎。一日之間全歐洲都感覺到一個大戲劇家出世了。小仲馬也因爲他這第一個劇本發現了他自己的天才，從此就專心致力於戲劇，結果留下了二十幾種劇本。

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是在爲弱者吶喊。尤其是爲被男子誘惑而又遺棄的女子，他的母親不就是一个活的模特兒麼？他的劇本所提出的問題都是些私生子，離婚，誘惑，納妾，娼妓，姦淫問題。所以有許多人說小仲馬是一個危險的作家，不該把人生的醜態公演在舞臺上，功不敵罪。甚至有些宗教的批評家罵他是三輩子姦淫的後代，始終沒刷白的里子孫。（因爲他的祖父是個黑白人的混血兒）這種漫罵完全是因爲小仲馬攻擊最力的便是宗教所最維護的結婚（不得離婚的）與家庭。小仲馬的理想是自由結合，主張在這種學理不能成爲風俗，定爲法律

之前，如果夫妻之間對方有罪，無論男女只有一個辦法：殺他，殺她，殺他們。他有這種急烈的理論，難怪當時虛偽的懦怯的人物們發驚。下面我引證一段沙塞的批評。可以看出當時一般人對於小仲馬的印象。沙塞（François Sarcosy）是十九世紀的大批評家，有個評劇集叫做「四十年的戲劇」他說：「在小仲馬的戲劇裏好像有一種潛伏的淫意的辣椒。昨晚我聽他的戲去了，觀眾被他激出來笑聲，有一種特別的聲調。我細細地研究起來，實是一種破廉恥的笑。戲本裏這種生物學家，醫學家的明顯而粗野的言談，竟在大庭廣衆，少婦幼女的面前說出，簡直對觀眾是一個無禮的輕視。最使我發氣的是他還妄自稱做道德家，而他那個戲中那裏是在勸善。實在是損德……」（見一八七一年十月十六日巴黎時報。）

實在就戲劇論戲劇地說起來小仲馬最成功的作品要算他第一個劇本「茶花女」同他最末個劇本「福朗西雅」（Francillon）。其餘的都有些過於宣傳主義的毛病。他在每個人物的口中，都演說似地有長段的臺辭。他自己說過：「我在幾天的工夫寫了茶花女，牠的成功真是僥倖，以後我用十幾個月工夫做出來的劇本，還是怕牠不妥。茶花女是我二十歲的作品，恐怕過了這個年歲我一定不肯寫這種幼稚的文章。」

這個小仲馬晚年對茶花女的評斷是不大對的。你看這幾十年來茶花女在法國，在世界各國都不斷地上演，而其餘的都只是在教授們口裏講給學生們聽聽罷了。茶花女實在是一本真情流露的劇本，因為只有真實纔能傳至永久。

(二) 小仲馬的作品

法國大戲劇家小仲馬是一個幻想的道德家。社會的腐化，家庭的組織不良，常常使他發瘋發狂地作不平鳴。他立志要把家庭重建在平等的正義的愛情的基礎上。他攻擊金錢，因為他往往把婚姻作成買賣。他攻擊男子們輕浮的風俗，他說男子的淫行受着社會的准許與原諒，真是家庭的致命傷。他攻擊教育，說他教給人許多無益的學問，反把男女們作夫妻的義務諱而不言。他攻擊社會的成見，說他不知為罪人們設想，原諒他們的無知，承受他們的悔過。他攻擊法律，說他為男人的自私與罪惡，往往犧牲了女子，犧牲了兒童。小仲馬用的武器就是戲劇，他在三十多年的劇作家生活中作了二十幾本戲。每本戲中都是在為弱者吶喊，把社會的黑暗赤裸地表演在舞臺上。我現在把他最主要的著作簡單地分析一下：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一八五二年出版) 是說一個妓女瑪格麗特·高傑因為真誠地愛阿芒·杜瓦樂，犧牲了自己的幸福而至於死。這是小仲馬第一個劇本，也就是他最好的劇本。這戲裏的事，多半是他自己的經歷。我們知道他是大仲馬的私生子，幼年間受了許多社會上不平的待遇。以後大仲馬認了他，因為覺得對他兒子不起，一切都很放任他，使他整日地在花天酒地裏過生活。所以小仲馬對於娼妓的風俗有深刻的認識。在這個劇本裏他要說在社會所輕視的而又是他自己造成的這種墮落的污穢的世界中，也會有高尙的靈魂。

值得我們原諒，值得我們同情，值得我們欽佩。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完的。容我在別一個地方再詳細的說罷。

半高等社會 (Le Demi-monde 一八五五年出版) 是描寫社會中一種畸形的生活。這半高等社會是指着那些高級的賈淫的婦女。表面上舉止動作都與高等社會無異，但是骨子裏都是下流的。這個戲劇說的是一位叫西贊納而自稱男爵夫人的女騙子。她想要一個貴族娶她，不幸她的詭計被人看破了，這是他一個技巧甚高的戲。

銀錢問題 (La question d'argent 一八五七年出版) 是描寫一位無道德心的銀行家，是一齣描寫個性很有力量的戲。這戲本有一句臺辭現在差不多變成俗語了：『買賣就是把別人的錢變到你的口袋裏。』我國有陳聘之先生的譯本。

私生子 (Le Fils naturel 一八五八年出版) 一個富而無爲的人誘惑了一個工女，工女有孕，他就棄了她。後來他兒子享了大名，他很想認他爲子，可是他的兒子拒絕了他，寧願姓他母親的姓。這很明顯地他是想替私生子們吐一口氣。

放蕩的父親 (Le Père prodigue 一八五九年出版) 這裏面有許多是他父親大仲馬的性格。這個劇本裏的主角叫做李翁尼伯爵，年紀雖老，還是放蕩無度，甚至想娶一個少女阿維小姐，不過後來他看出他的兒子

昂得雷也愛她，他就向她求婚，可是替他兒子向她求婚。有許多挑撥是非的人想離開他們三個。有一天李翁尼伯爵爲他兒子的安全與人決鬪，這纔使他們三人彼此相信相愛了。老伯爵也棄了他那放蕩的生活，娶了他認識多年的那位女友。

歐白夫人的見解 (Titise de Madame Aubray 一八六七年出版) 這裏說一個女子因爲無知墮落了，生過孩子，受過男子有代價的援助。可是她醒悟了，她想自救。一個同情的少年居然向她求婚，雖然知道她的事。而這位少年的母親，一位莊嚴名貴的母親，也居然贊成這件事，因爲她自有她的見解，不同普通的俗人一樣。

新婚的拜會 (La Vie des nocces 一八七一年出版) 是一幕頗有味道的短劇。他想要解說往往男子不是因爲愛而嫉妬，反是往往因爲嫉妬了纔愛。

佐治郡主 (La Princesse Georges 一八七一年出版) 一位貴婦人原諒了他的丈夫有外遇，因爲他所做的只是一個愚蠢的錯誤。不過在這個戲裏小仲馬提出了一個問題：丈夫不貞是否可殺？而作者的意思似乎說是可以。

柯羅的妻 (La Femme de Claude 一八七三年出版) 柯羅屢次爲他的妻子所欺騙。一次她竟要把她丈夫的一個發明盜賣，他忍無可忍就把她殺了。

阿樂豐斯先生 (Monsieur Alphonse 一八七三年出版) 他拋棄了愛他的但是窮的少女，去向一位有

錢的寡婦去追求。

德尼子（Denise 一八八五年出版）這是一齣最感動人的戲，表演時總是全堂觀眾都要流眼淚的。德尼子是一個小學女教員，受了人家的欺騙被棄了。但是她那麼可愛那麼動人，使大家同作家只有一個觀念，希望一個有心人老老實實地向她求婚。

福朗西雍（Franillon 一八八七年出版）小仲馬最末的一本戲，也是他技巧最高最成功的一本戲。茶花女是一個無意而成的傑作，福朗西雍是一個有意而成的傑作。福朗西雍知道她的丈夫欺騙了她，她要復仇，她也假做在那裏欺騙他的丈夫。全劇都是在寫丈夫的疑懼，觀眾也就隨着他疑懼。到結尾纔知道福朗西雍是個誠實的婦人，她不過要她的丈夫知道知道被欺騙的痛苦而已。

我們在上面所分析的這十二本戲中可以看出小仲馬是如何教世人努力彌補社會的不公，改良我們因為懦怯而不敢看真的怪現狀。我想這就是小仲馬給我們的真教訓。至於他著作中用字的隨便與粗俗，好宣傳學理而忽略了作劇的技巧等等毛病都是小節無關大體。不過他取題往往失真，使他這些勸善的劇本不能都像茶花女一樣地受人歡迎，那是太可惜了。

（三） 茶花女在法國的演出

一八四八年在茶花女小說出版後的幾天，小仲馬遇見了當時甚有名氣的一位戲劇家西婁旦（Strandin）。西婁旦回他說：『你這個小說真是一篇戲劇的好材料，爲什麼你不把它編成劇本呢？』小仲馬回家就把這個話告訴了他的父親大仲馬。大仲馬這個時候正在組織他的歷史劇院（Theatre Historique），可是他並不以他兒子的意思爲然。又過了幾天有一位白樓（Beaud）先生找小仲馬。這位白樓先生是劇作家同時又是戲院主人。可是他的劇作很有點兒像我們文明戲中的整本戲，一來就是十幾幕。他這天拿着一個分幕的單子：

第一幕。在海邊，老公爵巧遇茶花女。

第二幕。阿芒家中，衆朋友暢談交際星。

第三幕。尼囉脫家中，浪漫女偏有純潔友。

第四幕。……

這樣一幕一幕約足有二十來幕，小仲馬這時雖只有二十四歲，但是看了這種場幕心中不免暗笑。自己說『還是自己動手罷。』

他這個時候住在近郊他父親的別墅，懶的出去買紙，就把家中所有的殘箋破紙都拿來用。一開筆就幾乎沒有停頓地寫了八天八夜。戲裏所有的角色都是小說中原有的，只是尼囉脫是白樓的發明，小仲馬採用了。因爲在一個墮落的环境中，一個高超的茶花女是一種極好的對照，而在茶花女極端不幸的旁面，加一對極端美滿的尼

囉脫與居可打夫是一個更好的對照。

小仲馬把這五幕劇寫好之後，就拿給他父親看。大仲馬當做一碗壞菜似的勉強吃下去。第一幕看完了說「平，看了第二幕說還好，看了第三幕起首流淚了，看了第四幕哭起來了，第五幕自己看不下去了，只閉了眼睛聽小仲馬講。聽完了說：『我以前對你的看法完全錯了，好孩子，這算是一部好戲。我這歷史戲院就拿它來開幕。』可惜大仲馬不是一個專業家，歷史戲院沒開幕就關門了。這可以說是茶花女劇本的第一期。

以後又經過了若干期，過了三年在一八五一年的十二月纔得正式排演，女主角是發而格 (Farguanoil)，這位演員很有名氣，驕傲的不得了，根本就看不起小仲馬，所以故意同他爲難。纔排了兩幕就說了話啦：『仲馬先生，這個丫頭就這麼樣地吐五幕的血麼？』小仲馬說：『不必，只是第五幕多咳幾聲就是了。』發而格又說：『還有一個困難，這種娼妓的性格與靈魂，我是無從琢磨的，你可要一一地講談清楚。』小仲馬說：『馬丹，你要是現在琢磨不出，恐怕你一辈子也琢磨不出了！』發而格大怒，登時辭了戲院不幹了。

院主布飛先生 (Bouffé) 是個有眼力的藝術家，決不因此而失望。就打發他的朋友著名小生費詩德 (Touche) 到倫敦去請名女優杜詩 (Doda) 夫人。杜詩夫人聽費詩德把茶花女的角色講說了一遍，立刻就答應了回來排演。他們那時候是一面排演一面呈請官方批准。不過等到他們排演完了，官方的禁演令也下來了。這又是茶花女劇本最大的一劫。官方說妓女的生活那裏能夠公然地表演在舞臺上，替妓女做宣傳是有害於社會的。

有一位謀爾尼 (Duc de Moray) 公爵是仲馬父子的好友，立刻出面請求官方通融，又請出當時的名學者名道德家們聯名請求，保證茶花女是一個道德的劇本。但是官方固執得很，一定不肯容他們上演。

一直到了一八五二年政局變了，剛巧又是謀爾尼公爵組閣。在他就職的第二天就把這本將要哄動世界的茶花女劇本的演出批准了。當年二月二日就是茶花女劇本正式與觀眾相見的第一天。

茶花女演出生績之佳打破了當時戲劇界的沉悶，觀眾熱烈地贊許立時把小仲馬舉在大戲劇家之列了。小仲馬在第一次公演的晚上回家來的時候打了一個電報給在北京的大仲馬說：「觀眾歡呼的聲音使我想我好像在參加你的傑作的表演。」大仲馬回電說：「我最大的傑作就是你。」這也可以使我們想見他們父子的興奮了。

杜詩夫人一生表演過五百多次茶花女，她常說表演這個劇本能使她得到一種莫大的安慰，所以她對作者非常地感激，每年在二月二日（茶花女第一次公演紀念日）都寫一封感謝信給小仲馬，十數年不斷。

後來名女伶撒拉·白爾納爾 (Sarah Bernhardt) 氏同呂仙·吉特里 (Lurion Guiry) 主演此劇，更把茶花女與阿芒的性格表演得活現。直到現在表演這個戲的人家還以他們為典範。

如今茶花女的表演有兩派：一是現代派，一是當代派。現代派的服裝佈景都是現代化，詞句，動作與原著略有出入，演起來比較直接容易得觀眾的了解。中國旅行劇團所本的就是這一派的演法，也就是撒拉·白爾納爾氏的演法。當代派是完全照第一次表演時的方式，佈景，服裝都照十九世紀末的樣子，詞句，動作也都照原著。演起來

固然別有風味，但是若沒有極高程度的演員是不容易演好的。中國旅行劇團對於這次茶花女的表演，有極大的努力。假如能夠繼續地用功，或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再來試驗一次當代派的演法。

(四) 小仲馬與茶花女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冬天的一日，小仲馬同他的朋友，一個音樂家狄若在 (Déjazet) (就是戲本中的夏司) 從郊外騎馬回巴黎來。因為談得高興不忍分散，就約定了吃過晚飯到奇幻戲院 (Théâtre Variété) 去看戲。那時小仲馬整二十歲，他的父親大仲馬因為認他爲子認的遲了覺得對不起，一切都很放任他，所以小仲馬在遊戲場中很是一個漂亮的公子。這天晚上在奇幻戲院樓下臨臺左邊第一個包箱裏坐着一位美麗的小姐，她穿着淡色衣裳，漆黑的頭髮，漆黑的大眼睛，米色的皮膚，如同一位東方的美人一樣。小仲馬同他的朋友坐的是池座，看得很真，小仲馬說，「那裏來的這麼一位美人？你認識她是誰麼？」他的朋友就回答說，「提起名字你應當知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那位瑪麗·杜白來西 (Marie Duplessis) (就是戲本中的瑪格麗特·高傑) 我認識她的。——你可以帶我看她去麼？」這很難因為有位貴族總膩在她家裏。」這時小仲馬看見瑪麗回頭，向包箱後面一位看不見的人說話。(這是一位老公爵，因為瑪麗長得像他害肺病死了的女兒，所以把她當做親女兒看待。不過瑪麗的生活窮屬不名譽，但是他又不能禁止自己不去看她，所以出來看戲時就躲在後面。) 又看見她同

第一層樓包箱裏一個胖婦人打手式，「這個胖婦人是誰？你認識她麼？」小仲馬又問狄若在——她姓蒲拉 Puch（就是戲本中的蒲呂當司）是一個想做戲而沒成功的婦人，現在只往來於交際明星的場所，做一個寄生物。她是瑪麗的鄰居，散戲時我們倒可以上她家裏看看有機會見瑪麗沒有。」果然散了戲他們就到蒲拉家裏去了。無巧不成書，瑪麗正因為有個討厭的貴族在她家纏着不走，她隔着窗戶叫蒲拉同她的朋友們過去；小仲馬就這樣同瑪麗認識了。

原來瑪麗的真姓名叫阿樂豐信·白來西（Alphonine Plessis），因為不好聽，在交際界叫不響，所以改做瑪麗。她本是一個商人之女，但是她父親不務正，母親又到外國傭工去了，所以她就被墮落的社會吸收了。可是她有高尚的靈魂，絕頂的聰明，驚人的美麗，一步一步地到了交際場中最高的地位。求愛的到處皆是，不過她總是隨心所欲做去，決不因金錢而改了她的喜惡。這天晚上在她家裏的正是一位有錢的貴族，但是她討厭他，所以就毫不客氣的趕走了他。

小仲馬一見瑪麗就鍾了情。看了她這種瘋狂的生活簡直是自殺；他就誠懇的勸她，求她愛護她自己。瑪麗被他感動了，便與小仲馬真正地戀愛起來。不過她有她生活上的困難，她有她改不了的習慣。小仲馬在精神上在愛情上都能使她得到滿意，但是在物質上他決不能獨自維持她的生活。瑪麗以為只須相愛，錢自有來處，不必去管，小仲馬可不能承受這種生活，而多少次因為嫉妬爭吵。最後小仲馬留下一封信，出國旅行去了，那封信上說：

「我親愛的朋友：我沒有相當的富，使我能夠愛你像我希望的那樣愛；而我又非相當的貧，使我能夠承受你所主張的那樣愛。所以我取了這個決斷，我走了。你應當知道我是如何地痛苦，因為你已經知道我對你是如何地愛。你有的是聰明，一定能明白我的道理，而你又有的是心，一定也能原諒了我的行爲。」

小仲馬到西班牙去，希望遠行能使他忘去煩惱。有一次因公回國走到馬賽的時候，聽見一位朋友隨便說起瑪麗病得很重。他好像受了打擊，瘋狂似地不分晝夜地趕回了巴黎。可是他看不見了她心裏始終忘不了的愛人。只有一個長方形的墳墓在蒙馬特公墓（Cimetière Montmartre）等待他了。他去的那天一進公墓的大門就問瑪麗的墳。看墳的說：「是不是那位有茶花的夫人？」小仲馬不由己地隨他走，果然看見一座新墳，墳上裝飾着一束鐵製上油的茶花。上面寫着「此處長眠的是阿樂豐信·白來西。」

不久茶花女小說出版了。又不久茶花女劇本也出版了。於是瑪格麗特·高傑的名字（瑪麗，在小說與劇本中的化名）傳遍了全世界。

（五）茶花女真傳

茶花女的真姓名是阿樂豐信·白來西（Alphonse Plessis）於一八二四年一月十五日生於法國南部莫南城（Mornant）。她的父親是一個商人，據說很不務正。她的母親倒還是一個勇敢的母親。她還有一個姊

姊，比她只大兩歲。這兩個孩子的幼年是很痛苦的。她的父親雖然長得很美，可是性情粗暴，沉於酒色。往往於醉後打罵她們的母親，使她避到鄰居去不敢回來，鄰居可憐她們的母親，給她找一個傭工的地方。幾個月以後因為主人要回瑞士去，她就將兩個女兒交托給親戚，隨着她的主人到外國去了。

阿樂豐信從此離了慈母，在鄉間過野孩子的生活。她的母親許久沒有寄錢，以後更連信息也沒有了。親戚看孩子大了，怕負擔不起，就把她送還給在巴黎住着的父親。她姊姊是由另一位親戚收養，卻始終沒到過巴黎。

阿樂豐信到巴黎以後的事情有各種的傳說。有的說她曾被父親把她的真德賣給一個老富人。有的說她會做女工，就是說她有着相當的自由，而環境又在處處誘惑着她。從這個階級到墮落，那簡直是平坦的大路。

最初不過同學生們交朋友。學生不如商人之多金，自然的趨向又使她做了貴族們的虛榮。這時候因為她原來的名姓，不夠華貴，所以就起了一個花名叫瑪麗·杜白來西 (Marie Duplessis)。小仲馬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她的。

他們倆人一見鍾情，彼此都絕對的愛着。不過瑪麗有奢侈的習慣，雖然她想要改而一時難改；有許多苛求的老朋友，雖然她想要都拒絕而一時難斷。後來小仲馬以此種生活為恥，雖然離開她是痛苦，他竟然出國遠行了。

瑪麗自小仲馬走後所過的生活，更是浪漫，病體也更殘毀得不堪了。可是有一個少年的英國貴族白爾勾 (Perreaux) 伯爵可憐她，竟肯請她同到英國去祕密結婚。這件事以前還有許多人懷疑，如今是一切結婚證，去

英國的護照，他們夫婦間的通信等等證據都由考據家搜集齊全了。不過她結婚決不願對她的丈夫有金錢的要求。結婚後她唯一要享受的權利就是在她用具上刻一個伯爵夫人的冕，在她看來這個結婚不過是個遊戲罷了。後來她的病到了末期，她所有的朋友都棄了她不管了，只還有她這個英國少年的丈夫，同一位拿她當女兒看待的某老公爵。

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瑪麗死了。臨死時留下一個遺囑說：求她的姊姊一輩子也別到巴黎。送葬時也就只有上面所說的老少二位。到小仲馬聞信趕了回來，所能見到的不過一個裝飾着白茶花的墳。

小仲馬爲紀念他的亡友做了茶花女小說同劇本，書中的主人翁瑪克里特·高傑（Marguerite Gautier）就是瑪麗·杜白來西。

茶花女能使一代文豪的小仲馬做出一個不朽的傑作，自有她特異的靈魂。小仲馬說：『我的茶花女劇本第一幕同第二幕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是當時的情形。至於茶花女爲阿芒的犧牲雖然不是事實，但是茶花女假若有這種機會，她一定會這樣做的。』

讀了關於茶花女的各種傳記，我只覺得這個漂流抑鬱而死的女子可憐又可愛。我記得有個傳記上說到她與學生們交朋友的時候，有一次她有三四天沒吃飯了，後來好容易遇見一個有錢的朋友，這位朋友心腸很熱地說：『你說罷，你要吃什麼雞鴨魚肉山珍海味都可以。』茶花女說：『我要吃櫻桃。』

(六) 茶花女故事在小說上與在劇本上之不同

茶花女的真名叫阿樂豐信·白來西 (Alphonshine Plossis)。她是一八二四年生的。一八四四年她正用着瑪麗 (Marie Duplessis) 的名字，在巴黎做壓倒羣芳的交際花。小仲馬這時也正是一位花花公子，一看見了怎不鍾情。但是真正的愛情，總是暴烈的，絕對的。因為瑪麗不能完全辭去一般的追求者，而小仲馬既沒有相當的財力，把她獨佔，又沒有相當的勇氣，同她正式結婚，所以終於離開她出國遠行去了（一八四六年）。等他得到瑪麗重病的消息，趕回來的時候，只能到蒙瑪特公墓 (Omnibus Montmartre) 看一看她的新墳（一八四七）。他的懊悔與悲哀，是可以想見的。在這種感動之下他寫了茶花女小說（一八四八）。

在小說中他說他有一次參加一個哄動了巴黎的拍賣的場所，是在一個新死的名妓瑪格利特·高傑 (Marguerite Gautier) 的家中，所拍賣的也就是她的遺物。他在這個拍賣場買了一本書：曼儂來斯歌 (Manon Lescaut) 小說的首頁寫着阿芒·杜瓦樂，過幾天有一個客人來找他，自稱就是阿芒·杜瓦樂，想出重價買回這一本書。小仲馬看他那種悲痛的樣子，就慨然的把這本書送給他。有一天在瑪格利特的墳墓上，小仲馬又遇見了阿芒。阿芒感謝這樣的好友，不由已地把他所有心事都說出來了。他說如何地有一天在戲院遇見瑪格利特，如何地同他的朋友夏司東到瑪格利特的鄰居普呂當司家去探聽消息。如何地知道了她的身世，與她來往的人。其

中有一位是老公爵，因為瑪格利特同他死去的女兒相像，就把她當做自己的女兒看待，不斷地幫她的忙。又有一位是她所最厭惡的貴族。這天這位貴族正在他家裏胡纏，所以瑪格利特就隔窗叫普呂當司過去同她作伴。阿芒與莫司東也被請了過去。相識後互相愛慕，兩人計算到鄉下去過夏，離開這污濁的城市生活。

他們的目的達到了，他們非常地幸福。誰知道這幸福是短命的。有一天阿芒回來了看見瑪格利特的神色很慌張，說要到巴黎去。後來他知道她已經隨了她素來所最厭惡的貴族走了。他的氣憤不必說了。然而瑪格利特為什麼忽然間地離了他，真是使他不解。於是阿芒想盡方法去侮辱她，同她的女友歐藍媾姘上，來使她難堪。有一天居然他們倆人又會在一起過了一夜。她是忍着悲哀，他是半愛半恨。第二天阿芒還覺得此恨難消。就封了一張錢票給她送去，說是給她的夜度資。阿芒也就從此出國去了。直到後來，他纔知道是他的父親如何地勸她與他斷絕。如何地她為他的將來，他的幸福而犧牲了自己。在瑪格利特留下的日記中，他知道她在自知不起時，還支撐着穿了一身白素的衣服去到戲院，頭一次與阿芒會面的地方。整晚地凝視着那一天阿芒坐的位子。可是這天卻坐着一個肥頭大耳的俗人。兩三天後她就死了。等他回到巴黎的時候連她的遺物都不得見了。在各處打聽纔尋到這位買書的小仲馬。以上是小說中述說的大概。小仲馬把自己嘗做一個第三人客觀地寫成這來小說，但是阿芒·杜瓦樂 (Armand Duvall) 的名字很明顯地告訴我們這就是他自己的化名，小仲馬的名字是 (Alexandre Dumas) 這兩個姓名的第一個字母，不都是 A. D. 麼？

劇本裏所述的故事，第一幕第二幕，都與小說不大相差。第三幕，把小說所虛寫的阿芒的父親與瑪格利特相見的場幕，着實的演出來。第四幕當衆侮辱瑪格利特，也與小說不同。第五幕阿芒竟能回來得與瑪格利特相會，使她死在他的懷裏。最完全是小仲馬給他自己，同時也是給他亡友的靈魂，一個最悽慘的安慰了。

我們比較着看他的小說同劇本，更可以明白小仲馬是如何忠誠地紀念他的亡友。那裏面的事情，雖不盡實。可是小仲馬自己已有過一句聲明，他說：「關於瑪麗爲阿芒犧牲的事情，假若有此情景，她也一定要這樣做的。」

茶花女是一個劃時代的寫實劇，我們已經看見牠在法國的演出是經過多少劫難。這個難產的著作不但對於法國的文學創一條新道路而好像對於我國新文藝的運動也很有緣分。林紓譯的「茶花女遺事」實在開了我國新小說的風氣，宣統年間王鐘聲演的新茶花女也未嘗不是我國話劇的一聲噦。

這個劇本出演後很得些批評家的贊許，不過我要聲明，假使觀衆覺得這個戲的導演方法有可取的地方，那麼這個功勞應該歸法國歷年來上演這齣戲的導演們，尤其是應當歸功於法國偉大女藝員沙拉·白爾納爾氏。(Sarah Bernhardt 1844-1923) 因爲我導演這個戲完全是抄襲着他們的成法。

中國旅行劇團爲上演這個戲曾經做過極大的努力，我們是應當向牠感謝的。那次上演的演員們是：

演員表

馬裕里特·高傑	唐若青女士
伯呂當司·杜維奴阿	章曼蘋女士
那寧那	趙慧深女士
歐藍伯	白楊女士
尼羅脫	陳映女士
阿那衣司	童毅女士
阿代樂	藍芝女士
愛司代樂	馮璇女士
女客	熊賢珍女士
阿芒·杜瓦樂	陶金先生
喬治·杜瓦樂	戴涯先生
瓦爾維樂	文璠先生

茶花女序

嘎司東·里月.....譚 汝先生

琪來伯爵.....唐槐秋先生

善戈當.....曹 藻先生

居司打夫.....趙 翹先生

醫生.....姜 明先生

阿爾都玉兒.....吳景平先生

男僕.....張文和先生

.....任 蓀先生

.....章超羣先生

送信人.....李 敦先生

還要聲明一句話，劇本裏旁邊有.....的辭句，是我按照法國現在的演法加進去的，不是原文。請讀者注意。

陳綿二十五年七月在北平

茶

花

女

初演年代 一八五二年

類 別 寫實派悲劇 散文的 五幕

茶花女

登場人物

男角

阿芒·杜瓦樂 (Armand Duval)

喬治·杜瓦樂 (Georges Duval)

嘎司東·里月 (Gaston Rioux)

善戈當 (Saint-Gaudens)

居斯打夫 (Gustave)

琪來伯爵 (Le Comte de Giray)

瓦爾維樂 (Arthur de Varville)

醫生

阿兒都玉兒 (Arthur)

茶花女

茶花女

送信人

男僕二人

女角

馬格里特·高傑 (Marguerite Gauthier)

尼歐脫 (Nicolette)

伯呂當司 (Prudence)

那寧那 (Nanine)

歐藍伯 (Olympe)

阿那衣司 (Anais)

愛司代兒 (Isidore)

阿代樂 (Adèle)

男女賓客

第一幕

巴黎馬格里特的小客廳。

第一場

那寧那，正在做着活計，瓦爾維樂，坐在火爐旁邊看報。有門鈴的聲音。

瓦爾維樂：有人叫門罷。

那寧那：不要緊，瓦郎丹（Valentin）會去開的。

瓦爾維樂：這一定是馬格里特了。

那寧那：還不能是馬丹。馬丹在十點半以前是不會回來的，現在只纔十點鐘。

（尼嚨脫進來）

呵！是尼嚨脫小姐。

第二場

茶花女 第一幕

前一場的人物，加一尼嚨脫。

尼嚨脫：馬格里特不在家麼？

那寧那：不在家，小姐。您要看她麼？

尼嚨脫：我打門口兒過，順便兒上樓來看看她。她

不在家，我就走了。

那寧那：等一等罷，她一會兒就回來了。

尼嚨脫：我沒工夫，居司打夫還在樓下等着我哪。她好

麼？

那寧那：還是那個老樣子。

尼嚨脫：那麼請你同她說：我過兩天再來看她。再見罷。

那寧那：——再見，先生。

（向兩人點頭下）

第三場

那寧那同瓦爾維樂。

瓦爾維樂：這位小姑娘是誰呀？

那寧那：是尼囉脫小姐。

瓦爾維樂：尼囉脫？這是個貓的名字，不是女人的名字

呵！

那寧那：這本來是一個外號。人們一向是這麼叫她的，

因為她捲着頭髮，好像一個貓頭一樣，以前馬

丹在商店做工的時候，她和馬丹是同事。

瓦爾維樂：那麼，當初馬格里時是在商店裏做工嗎？

那寧那：是的，她作過襯衣女工。

瓦爾維樂：怎麼？

那寧那：你不知道麼？這並不是一個秘密呀。

瓦爾維樂：這個小尼囉脫長得很漂亮啊！

那寧那：而且還很正經。

瓦爾維樂：可是那個居司打夫先生呢？

那寧那：那一個居司打夫先生？

瓦爾維樂：就是她剛纔說的那位，在樓底下等着她的

那位。

那寧那：那是她的丈夫，

瓦爾維樂：那麼說尼囉脫先生了？

那寧那：現在他還不能算是她的丈夫，不過將來總是

的。

瓦爾維樂：那麼乾脆說，是她的姘頭罷了，好，好，她正經，

可是她有個姘頭！

那寧那：您可不要說這個話，他所愛的只有尼囉脫小

姐，如同尼囉脫小姐所愛的也只有他，而他也只

愛過他一樣。他一定會娶尼囉脫小姐的，我敢

說這個話，尼曉脫小姐是個極老實的孩子。

瓦爾維樂：（站起來，走到那寧那身旁）

隨便你，這反正與我沒什麼關係……可是

我在這兒的事，簡直是一點進步也沒有呀！

那寧那：半點兒也沒有。

瓦爾維樂：不過我看馬格里特是……

那寧那：是什麼？

瓦爾維樂：是真是有點奇怪。她要把什麼人都犧牲在摩

里阿克（Mauriac）公爵身上，而這位公爵

哪又不見得怎麼有趣味，

那寧那：可憐的摩里阿克先生，他惟一的幸福只有同

馬丹在一起了。他是她的父親；即便不完全是，

也差不多了。

瓦爾維樂：呵！不錯。這上面還有一段極感動人的故事

哪可惜呀……

那寧那：可惜什麼？

瓦爾維樂：可惜我不信！

那寧那：瓦爾維樂先生，您聽我說，關於馬丹的真事能

夠讓人批評的是多的很，所以我們用不着造

什麼假的。這件事情我可以同您實說，因為這

是我親眼看見的事，上帝知道這並不是馬丹

教我同您這麼說的，因為馬丹用不着騙您；馬

丹對於您，既不想同您好，也不想同您壞。所以

我可以同您確實地說：兩年前，馬丹因為久病

以後，到海邊去療養，是我跟了她去的療養院

的病人裏面，有一位小姐，年紀同馬丹差不多，

所害的也是一樣的病症，不過已經到了第三

期啦；相貌同馬丹長的像個雙生的姊妹一樣。

這位小姐就是摩哩阿克小姐，就是摩哩阿克公爵的女公子。

瓦爾維樂：以後摩哩阿克小姐死了。

那寧那：是的。

瓦爾維樂：後來麼，那位公爵，看着馬格里特的年紀，相貌，以至於所害的病症，簡是他女兒的活像，

所以他就立刻請她接待他，請她允許他把她當作女兒一樣地憐愛；那個時候馬格里特就把她真正的職業告訴了他，

那寧那：因為馬丹是向來不說謊的。

瓦爾維樂：那自然哩！可是馬格里特，既然在道德上不如在相貌上，同摩哩阿克小姐一樣；所以公爵同她說，只要她肯改變她的生活，她要什麼就給她什麼。這一點馬格里特答應了，可

是她一回到了巴黎，就守不住了這句話了，而那位公爵哪，既然馬格里特只給了他一半的幸福，所以他也就把應給馬格里特的錢減去了一半；結果現在馬格里特負了五萬法郎的債。

那寧那：對了，你恨不能替她還了這筆債；可是人家寧願欠別人的債而不願意領你的情。

瓦爾維樂：有琪來伯爵在那兒，那還用說麼！

那寧那：您這個人真太難啦。我同您所說的公爵的事，完全是真話；我擔保完全是真話，至於伯爵，不過是一個朋友就是了。

瓦爾維樂：朋友？你要把這兩個字說真着了。

那寧那：一點兒不錯，是朋友！您這個嘴太毒啦——嗚！有人叫門，這回是馬丹了，您的話要不要都告

訴她

瓦爾維樂：我求你千萬別說！

第四場

同上，多一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向那寧那）

叫他們預備消夜，歐藍伯同善戈當一會兒就來了。我是在歐貝啦（Obern）戲院裏碰見他們的。向瓦爾維樂嚇！你又在這兒哪，你（到火爐邊坐下。）

瓦爾維樂：難道我造定的命運不是總要等你的嗎？

馬格里特：難道我造定的命運就是總要見你的麼？

瓦爾維樂：一直到你禁止我入門的那一天爲止，我是總要來的

馬格里特：當真的，沒有一回我回來不看見你在這兒，

茶花女 第一幕

你還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呢？

瓦爾維樂：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馬格里特：老是這一套，瓦爾維樂，你這人真無聊，算了罷！

瓦爾維樂：我愛你難道是我的錯嗎？

馬格里特：好理由！親愛的朋友，要是所有愛我的人的話，都要我聽，就我連喫飯的工夫都沒有了。這是第一百次了，我再同你說一次：你只是白費你的工夫。我容使你無論什麼時候都到我家裏來——我在家，你就進來；我不在家，你就等着——我也當真不知道爲什麼。可是，你要是不住地同我談你的愛情，我可就不客氣要向你擋駕了！

瓦爾維樂：不過馬格里特，去年在巴涅爾（Bagnères）

七

馬格里特：的時候，你不是給了我一點希望麼？

馬格里特：

唉！好朋友；那是在巴涅爾，是我病的時候，是我愁悶的時候，現在不同了；我既不害病，又不愁悶！

瓦爾維樂：

我很明白，當一個人被摩里阿克公爵愛上了，

馬格里特：

蠢東西，

瓦爾維樂：

而自已又愛上了琪來伯爵。

馬格里特：

我要愛誰就愛誰。這是我的自由，不關別人的事，尤其是不關你的事。要是你沒別的話同我說，我再向你說一聲：你請罷！

（瓦爾維樂，在屋裏走來走去）

你不願意走麼？

瓦爾維樂：

我不願意走！

馬格里特：

那麼你就彈鋼琴罷；只有彈鋼琴是你的拿手戲。

瓦爾維樂：

彈什麼呢？

（當瓦爾維樂在琴上試音的時候，那寧那進來）

馬格里特：

隨你的便。

第五場

同上，加那寧那。

馬格里特：

吩咐過開消夜麼？

那寧那：

吩咐過了，馬丹。

馬格里特：

（走近瓦爾維樂）你彈的是什麼曲子呀，

瓦爾維樂？

瓦爾維樂：

是羅司郎（Rossini）作的一個幻曲。

馬格里特：

倒很好聽的。

瓦爾維樂：馬格里特你聽着：我一年可以有八萬法郎

的利息哪，

馬格里特：我有十萬哪（向那寧那）你見着伯呂當

同了麼？

那寧那：見着了，馬丹。

馬格里特：她一會兒來嗎？

那寧那：來的，馬丹，她回來了就過來……尼廳脫小姐

也來過的。

馬格里特：爲什麼不待一會兒呢？

那寧那：居司打夫先生在樓下等着她來着。

馬格里特：親愛的孩子。

那寧那：醫生也來過的。

馬格里特：他說什麼了麼？

那寧那：他說要馬丹休息休息。

茶花女 第一幕

馬格里特：好醫生！沒有別的事了嗎？

那寧那：還有一點事情，馬丹。有人送來一束花。

瓦爾維樂：這是我叫人送來的。

馬格里特：（拿花束看）玫瑰和白丁香，那寧那拿去，

擱在你的房裏去罷。

（那寧那出）

瓦爾維樂：（不彈了）你不要抽了嗎？

馬格里特：人們管我叫什麼？

瓦爾維樂：馬格里特·高傑！

馬格里特：人們送我的別名哪？

瓦爾維樂：茶花夫人。

馬格里特：爲什麼？

瓦爾維樂：因爲你愛戴這種花。

馬格里特：那就是說，我所愛的只有這一種花；把別的

九

花送給我是無用的，你要以為我可以為你破例呀，那你就錯了。花的香氣是會使我生病的。

瓦爾維樂：那是我沒有幸福。再見罷，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再見。

第六場

同上，加歐藍伯，善戈當，那寧那三人。

那寧那：（進來）馬丹，歐藍伯小姐和善戈當先生到。

馬格里特：歐藍伯，你快來罷！我以為你不來了呢！

歐藍伯：這都是善戈當的不好！

善戈當：老是我的不好——哦，瓦爾維樂！你好哇！

瓦爾維樂：好朋友，你好？

善戈當：你同我們一塊兒喫消夜嗎？

馬格里特：不！

善戈當：（向馬格里特）你呢，好孩子，你近來好嗎？

馬格里特：很好。

善戈當：這就好了，好極了！咱們今天這裏有熱鬧沒有？

歐藍伯：只要有，總會有熱鬧的。

善戈當：你真會說話——唉！這位親愛的瓦爾維樂不

同我們一同喫消夜，可真叫我怪難受的。（向

馬格里特）剛纔我走過黃金館，我叫他們送

一點鮮蠟過來，再帶上一種特別的香檳酒

——這是一種只有我他們纔肯賣的，酒品質

是好絕了，好絕了！

歐藍伯：（向馬格里特）你怎麼不請愛德孟來呀？

馬格里特：你為什麼不帶他來哪？

歐藍伯：那麼善戈當呢？

馬格里特：難道他對這件事還沒有習慣嗎？

歐藍伯：還沒有，照他這樣的年紀，要得一個習慣可就

難了，尤其是對於一個好習慣！

馬格里特：（向那寧那）消夜預備好了罷！

那寧那：再有五分鐘就好了，馬丹，開在什麼地方呢？開

在飯廳裏麼？

馬格里特：不，就在這兒罷，這裏舒服一點兒——啊瓦

爾維樂，你還沒有走麼？

瓦爾維樂：我就要走了。

馬格里特：（到窗口叫）伯呂當司！

歐藍伯：伯呂當司就住在對門嗎？

馬格里特：你不是知道麼！她就住在這一所房子裏我

們兩家的窗口，幾乎是一個對一個的，中間只

隔着一個小院子。有時我要用着她，叫起來倒

很方便的。

善戈當：到底她是作什麼事的，這個伯呂當司？

歐藍伯：她是做帽子的。

馬格里特：也只有我一個人買她的帽子。

歐藍伯：你買了可也永遠不戴呀。

馬格里特：她做的帽子實在是糟極了，可是她自己倒

並不是一個壞人，而況她又需要錢呢！（叫）

伯呂當司！

伯呂當司：（在外面）

來啦！

馬格里特：你回來了，爲什麼還不來呀？

伯呂當司：我不能來呀！

馬格里特：有什麼人禁止你麼？

伯呂當司：有兩個少年在我家裏；他們請我去喫消夜

哪！

馬格里特：帶他們到我這裏來喫消夜，不是一樣麼？這兩位都是誰呀？

兩位都是誰呀？

伯呂當司：有一位是你認識的嘎司東里月！

馬格里特：他我再不認識得了？還有一位呢？

伯呂當司：那一位是他的朋友呵！

馬格里特：這就夠了，不用說他的名字了，快點兒一同來吧！嘎呀今天晚上真冷。（微咳嗽）瓦爾

維樂在爐子裏添一點兒木頭吧，人家都快

要凍死了；你這個人，既然不能使人家心裏

愉快，至少也該有點兒用處呀！

（瓦爾維樂從命。）

第七場

同上，

加嘎司東，阿芒，伯呂當司三人，又男僕一人。

男僕：（通報）

嘎司東里月先生，阿芒，杜瓦樂先生，杜維奴，阿太

太到！

歐藍伯：真氣派呀！你們這裏原來都是這麼樣通報呵？

伯呂當司：我以為這裏有什麼貴客呢？

善戈當：杜維奴，阿太太的交際禮儀開場了。

嘎司東：（很客氣地向馬格里特）怎麼好？馬丹？

馬格里特：好，您呢，先生？

伯呂當司：這裏說話夠多麼規矩呀！

馬格里特：那是因嘎司東已成了一個交際場上的人

物了；再說要是我們不這樣規規矩矩地同

他說話，歐日尼就要來挖我的眼睛了！

嘎司東：歐日尼的手太小，你的眼睛可太大了。

伯呂當司：得了，得了，快別唱這個風流戲了！——我親

愛的馬格里特，請我允許我把阿芒杜瓦樂先生介紹給你。

(阿芒與馬格里特彼此點頭)

這是巴黎人中對於你最有愛情的一位。

馬格里特：
(向伯呂當司)

那麼就叫他們添上兩份刀叉吧，因為我想這個愛情不見得禁止先生喫消夜罷。

(伸手給阿芒吻)

善戈當：
(向走到他面前來的嘎司東)

唉！親愛的嘎司東，我看見了你，真快活極了！

嘎司東：
你老是這樣年少翩翩啊！我的老善戈當。

善戈當：
可不是麼！

嘎司東：
愛情怎麼樣？

善戈當：
(指歐藍伯)

紫花女 第一幕

你瞧啊！

好，恭喜你！

嘎司東：
可是我剛纔怕得很，惟恐在這兒碰見阿芒達，

善戈當：
阿芒達這個可憐的孩子！她真愛你啊！

嘎司東：
對了，她從前是太愛我了，可是後來又來了一個少年，她不能停止了去看他這個人是所謂

出錢的主兒（笑）我差一點沒把阿芒達的位置破壞，因為我是她的心上的人兒，倒真有意

意思，不過有的時候要藏躲在衣櫃裏，有的時候要在樓梯上走來走去，有的時候還要在街上等着。

嘎司東：
所以就使你得了筋骨酸痛的風濕病是不是？

善戈當：
那沒有，不過時代是變幻的，反正是青春時代總要過去的……唉，這個可憐的瓦爾維樂，他

一三

不能和咱們一塊兒喫消夜，可真叫我怪難受的。

〔嘎司東：（走近馬格里特）

他真是老當益壯了！

〔馬格里特：現在也只有老的人，不老了！

〔善戈當：（向歐藍伯介紹過來的阿芒先生那位做統

稅局長的杜瓦樂先生，是不是你的親屬呵？

〔阿芒：是的，先生。那是我的父親，您認識他麼？

〔善戈當：從前在內爾賽男爵府上見過。而且還見到了

令堂大人。令堂大人真是一位端麗和愛的女人。

〔阿芒：先母去世已經三年了。

〔善戈當：請你寬恕我，我無端地提起了你的悲哀的事。

〔阿芒：那不要緊，人們儘可以常常向我提起我的母親。

凡是一種宏大而且純潔的愛，在我們身受的時候當然是一種幸福，就是到了過後去紀念牠，也還是一種餘剩下來的幸福！

〔善戈當：你是一個獨生子麼？

〔阿芒：不是，我還有一個妹妹

（兩人隨便談談，走到戲台的後方）

〔馬格里特：（低聲向嘎司東）

你這位朋友倒很有人緣兒呀！

〔嘎司東：那還用說！而且他對於你，還有一種特別真摯

的愛情，伯呂當司，你說對不對？

〔伯呂當司：你說什麼？

〔嘎司東：我告訴馬格里特，說阿芒對於她是愛得發了

瘋了。

〔伯呂當司：這不是謊話，馬格里特，你簡直意想不到。

嘎司東：我的好朋友，他愛你，愛到了不敢向你說。

馬格里特：（向還在彈琴的瓦爾維樂，）安靜點吧！瓦爾維樂！

爾維樂！

瓦爾維樂：你不老是說讓我彈琴麼？

馬格里特：我獨自一個人的時候要你彈，現在有客人

在這裏，就用不着了。

歐藍伯：你們在那兒低低地說些什麼？

馬格里特：你聽吧，聽了你就知道了。

伯呂當司：（低聲）說到他對於你的愛情，可以經有了兩年的歷史了。

了兩年的歷史了。

馬格里特：那麼說，這個愛情，已經是個老頭兒啦！

伯呂當司：阿芒現在的生活就是跑到居司打夫同尼

曬脫的家裏去聽他們說你。

嘎司東：一年前，你病了，還沒有上巴涅爾去的時候，你

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個月，而在這三個月之中，

不是有人同你說過，說有一個少年，每天跑來

打聽你的病狀，可是總沒留下名字。

馬格里特：哦，不錯，我想起來了。

嘎司東：那就是他。

馬格里特：這可太可愛了，（叫）杜瓦樂先生！

阿芒：馬丹……

馬格里特：你知道他們向我說什麼麼？他們說：當初我

病的時候，你天天兒跑來探聽我的病狀。

阿芒：那是真的，馬丹！

馬格里特：我至少也得謝謝你！瓦爾維樂，你聽見了麼？

你是橫作不到你！

瓦爾維樂：我認識你還不到一年哪！

馬格里特：這位先生認識我還不到五分鐘……你老

是說蠢話。

(那寧那進來，後面跟着兩個男僕，擡着一張擺好消夜的桌子。)

伯呂當司：

噢！我要餓死了！

瓦爾維樂：

再見吧！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

瓦爾維樂：

你要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馬格里特：

那麼我們就永遠別見了罷！

瓦爾維樂：

(向衆人點頭下)

諸位！

歐藍伯：

再見，瓦爾維樂，再見我的好朋友！(這時候，兩個僕人已將放好刀叉杯碟等物的桌子擡來放下，大家就圍桌隨便坐下。)

第八場

前場人物少一瓦爾維樂。

伯呂當司：

我的好孩子，你對於這位男爵真太狠啦！

馬格里特：

這東西討厭！他老是要拿存款生息的話打

動我的心！

歐藍伯：

你還埋怨他麼？要是我，我還恨不能要他同我

來說這種話！

善戈當：

(向歐藍伯)

你說這話，叫我聽着夠多好受！

歐藍伯：

嘿！朋友，我先請你別你啦我啦地同我說話，我

簡直就不認得你！

馬格里特：

孩子們，請吧！喫吧！喝吧！可是別拌嘴，要拌嘴

也只許拌到拌完了就好的程度。

歐藍伯：

(向馬格里特)

不是別的，你知道我的生日，他送了我些什麼

東西？

馬格里特：誰呀？

歐藍伯：善戈當！

馬格里特：不知道！

歐藍伯：他給了我一輛小馬車。

善戈當：那是有名的班代車行的。

歐藍伯：不錯；可是我怎麼說也沒能夠叫他把馬也送給我。

伯呂當司：光有個車也不錯呀！

善戈當：我是破了產的啦！你要是愛我，就愛我的本身罷！

歐藍伯：好！這倒是一個好買賣！

伯呂當司：（指着一個盤子）

那些個小東西是什麼玩意兒啊？

茶花女 第一幕

嘎司東：是小石雞。

伯呂當司：給我一隻。

嘎司東：一要就是一隻！真是好牙口，也許是她叫善戈當破的產罷！

伯呂當司：她！她！你們現在和女人就這麼她了！她地說

話麼？我們那個時代……

嘎司東：好啦！那麼就要說到你們路易十五時代去了，

馬格里特，斟杯酒給阿芒，你看他愁得像一篇飲酒歌一樣。

馬格里特：請阿芒先生，祝我康健。

阿芒：（站起來舉杯。）祝馬格里特康健！

大衆：祝馬格里特康健！

伯呂當司：說到飲酒歌，我們喝着酒唱一段怎麼樣？

嘎司東：這種老傳統的習慣真沒意思。我看伯呂當司

當時在嘎喔詩歌社裏一定有過愛人。

伯呂當司：
好啦！好啦！

嘎司東：
喫消夜總要唱真沒有意思。

伯呂當司：
我可喜歡這個，這麼着也可以使大家高興

高興。馬格里特，來，唱一段非羅任作的詩罷！

這是個作詩的詩人！

嘎司東：
詩人不作詩，你叫他作什麼？

伯呂當司：
不過他是給馬格里特作詩的，這是他的專門。唱吧，唱一段來聽聽吧！

嘎司東：
我以我們這一代少年的名義來抗議這件事！

伯呂當司：
那麼大家投票吧，誰贊成唱歌誰舉手。

（除嘎司東外，大家都舉手。）

唱詩案通過了，嘎司東，你是個少數黨，你就

替少數黨作個好榜樣吧！

嘎司東：
可以，不過我不喜歡非羅任做的詩，他那一套我是看透了。既然非唱不可，那我就唱吧！

（一）

他許給我們一個天堂，

默罕麥德。

不過牠那裏面的美滿。

沒有我們生命的快活。

任憑他說得那麼天花亂墜，

那可靠的幸福，

除非我們手裏拿着。

可疑的天堂我不愛，

我偏愛我兩眼的神光，

照在那杯中酒的漩渦。

（二）

天主造愛又造瓊漿，

因為他把地球愛在了心上。

有人說我們爲人太輕狂，

隨他說，我們不必懊喪！

我們只做我們的，

嚴厲的責人者！

我倒看你不起！

你隔着酒杯看一看，

世界是否玫瑰色的？

噯司東：（唱完坐下）

話倒是一句真話。人生總是快樂的，伯呂當司

總是胖的。

歐藍伯：三十年來就是如此了。

伯呂當司：這種笑話，我們今天倒要把牠說說清楚，你

茶花女 第一幕

猜猜看！我有多大年紀了？

歐藍伯：我猜你足足地四十歲了，

伯呂當司：四十歲？好麼！我去年纔剛剛三十五歲。

噯司東：就是那樣，你今年也已經是三十六歲了，要是

實在說，看你的樣子，頂多過不了四十歲，這是

規規矩矩的話！

馬格里特：我說善戈當提起了年紀，有人向我講過一

樁關於你的故事。

歐藍伯：不錯，也有人同我說過：

善戈當：什麼故事呀？

馬格里特：其中有一輛黃馬車的問題。

歐藍伯：那是真的我的親愛的。

伯呂當司：啊，你們聽一聽這段黃馬車的故事。

噯司東：好，可是讓我坐在馬格里特旁邊去吧；坐在伯

一九

呂當司旁邊真討厭。

伯呂當司：你瞧你這小子夠多有教育！

馬格里特：噯司東，你安靜一會兒行不行？

善戈當：哦！今天消夜的菜真好！

歐藍伯：你瞧！你來勁啦，他想要掩飾了他的馬車……

馬格里特：黃馬車！

善戈當：嘿！你愛說不說，這對我毫無關係。

歐藍伯：你們猜怎麼着？他敢情是愛上過阿忙達。

噯司東：噯呀！我太感動了，我得同馬格里特親個嘴。

歐藍伯：我的好朋友，你這個人真挨不得。

噯司東：歐藍伯發火了，因為她的話頭被我打斷了。

馬格里特：歐藍伯有理。噯司東簡直和瓦爾維樂一樣

的討厭，我們叫他到旁邊小桌子吃去罷，像處置淘氣的小孩子一樣。

歐藍伯：好，你到那邊去吃罷！

噯司東：可以，不過要有一個條件：吃完之後，諸位太太

們每人同我親一個嘴。

馬格里特：好，那麼我們就請伯呂當司做代表；大家每

一人都同她親嘴，再叫她一個人親給你。

噯司東：不行！不行！非一個一個的親不可。

歐藍伯：好好，給你親就是了；你坐到那邊去，不許開口。

噯司東：（在鋼琴上彈馬兒勃魯克（Malbrook）的

曲。）

不對，不對，這個琴的音不對了。

馬格里特：不要理他。

噯司東：講這樣的故事真討厭。

善戈當：噯司東的話對。

噶司東：

再說你這一段故事，說了又該怎麼樣，這段故事簡直老得同伯呂當司一樣了？說起來，也不過是有一天，善戈當跟着一輛黃馬車走，一直跟到了阿芒達家門口，看見車子裏走下來的，是阿日諾兒；因此就證明阿芒達是欺騙了善戈當了。這又有甚麼新鮮？誰又沒有給人家騙過？我們知道：被朋友們欺騙，或者是被姘頭們欺騙，這是常有的事，結果一段丹蓋兒克的鐘聲曲（*Carillon de Dunkergue*）也就完了。

（在琴上彈鐘聲曲）

善戈當：

我知道當初阿芒達和阿日諾兒兩人姘上了，欺騙我，同我知道現在歐藍伯和愛德孟兩人姘上了，欺騙我一樣。

馬格里特：

（怕歐藍伯不好意思故意打岔。）

茶花女 第一幕

好個善戈當！善戈當真是一個英雄！我們大家要瘋狂地愛他，誰要瘋狂地愛他，誰舉手！

（大衆舉手）

好一個全體一致！善戈當萬歲！噶司東，來一個什麼曲子，讓我們同善戈當跳舞。

噶司東：

我只會一個「波樂嘎」。

馬格里特：

也好，就是「波樂嘎」罷！來，善戈當同阿芒，先把桌子搬開罷！

（僕人上，搬桌子，阿芒同善戈當把椅子移至牆邊。）

伯呂當司：

我還沒有吃完哪，我！

歐藍伯：

（一面吃着，一面隨僕人們擡的桌子下。）
諸位先生們聽啊！馬格里特竟自叫起阿芒的名字來了，連先生都不稱了！

阿司東：（彈着琴）

快點兒吧；這一段我可有一點兒弄不清楚。

歐藍伯：是不是我和善戈當跳舞？

馬格里特：不是，是我；我和他跳舞——來，我的小善戈

當來罷。

歐藍伯：來，阿芒，也來罷！

（馬格里特跳舞了一會，忽然停住。）

善戈當：怎麼？你怎麼啦？

馬格里特：沒有什麼，只是有點轉不過氣來。

阿芒：（走到馬格里特面前。）

馬丹，你難過麼？

馬格里特：哦，沒有什麼；接下去跳吧。

（阿司東用力彈琴；馬格里特想繼續跳下

去，可是又停止了。）

阿芒：阿司東，你別彈了罷。

伯呂當司：（從飯廳門出來。）

馬格里特病了。

馬格里特：（透不過氣來。）

給我一杯水。

（阿芒趕快到飯廳去取一杯水。）

伯呂當司：你怎麼啦？

馬格里特：還是那老樣子。可是沒有什麼，你們放心吧。

請你們上那邊屋子裏去抽支雪茄煙，我一

會兒就好了。

（阿芒上，遞給馬格里特一杯水。）

伯呂當司：那麼就叫她一個人在這裏吧；她每次犯病

都喜歡獨自一個人待着。

馬格里特：你們去吧，我一會兒就來。

伯呂當司：來呀，來呀！（自言自語）這兒真沒法子熱

鬧一會兒！

阿芒：可憐的孩子！

（與衆人同出。）

第九場

馬格里特：（獨自試驗着回復她的呼吸）

唉……（向鏡子裏看一看）我的臉多白

啊……唉……

（兩手捧頭扶在壁爐的台上。）

第十場

馬格里特同阿芒：

阿芒：（進來）

怎麼樣，馬丹，好一點兒麼？

馬格里特：你麼？阿芒先生！多謝我好點了……而且我

也慣了……

阿芒：你簡直是自殺！我願意做你的朋友，做你的親屬，

要禁止你，不許你這樣的殘害你自己。

馬格里特：這是你做不到的，我的阿芒先生，來吧……

你是怎麼啦？

阿芒：我所見的都……

馬格里特：唉！你這個人太好了，你瞧別人，他們誰管我？

阿芒：別人愛你，不同我愛你一樣。

馬格里特：真個的！我把你這個愛情也忘了。

阿芒：你不過置之一笑罷了。

馬格里特：求上帝慈悲！我今天所聽的都是這些愛情

話，我連笑也不敢笑了。

阿芒：好，即便這樣，不過這個愛情想求你答應一件事

總還可以吧？

馬格里特：什麼事呢？

阿芒：就是好好地保養你自己。

馬格里特：保養我自己！你想做得到麼？

阿芒：爲什麼做不到。

馬格里特：哎，我的好朋友，若是我要保養我，我就得

死了，使我能支持到今天的就是我現在做的這個狂熱的生活。再說保養，那是有家庭

有朋友的貴婦人們的事；至於我們，只要有

這麼一天不能伺候人家，供給人家的娛樂

與虛榮，那就誰也不再來理我們了，悠悠的

長夜，繼續着悠悠的長日，這種情形我已經

看清楚了吧！從前我病着，在床上躺了

兩個月，到第三個禮拜就沒有一個人來看

我了。

阿芒：說起來，我並不是，你的什麼人。不過，要是你願意

的話，馬格里特，我願意來醫治你，服侍你像你的

一個親弟兄一樣。永遠不離開你。一直到你病好

爲止。到那個時候，你也有氣力了，那麼，你就是要

再過現在的這狂熱的生活也可以，假使你還以

爲這種生活好的話。不過到那時我想你所愛的

一定是一個安靜的生活了。

馬格里特：你有點酒後愁罷！

阿芒：馬格里特，你難道沒有心麼？

馬格里特：心麼？在這種浪濤般的生活裏，使我感覺沉

沒的也只有牠了。那麼，你是認真的同我說

話麼？

阿芒：極認真！

馬格里特：那麼伯呂當司並沒有欺騙我，她同我說：你

是個極富感情的人。這麼說，你要來服侍我，醫治我？

阿芒：是的。

馬格里特：每日整天地陪着我？

阿芒：多少時候都可以，只要你不討厭我。

馬格里特：你把這種情形叫做什麼？

阿芒：叫做至誠。

馬格里特：這至誠之心從那裏來的呢？

阿芒：是從我對你一種阻厄不住的同情來的。

馬格里特：這同情從什麼時候起的呢？

阿芒：從兩年前起，從那一天我看見你從我的面前走過，美麗，高貴，含着微笑。從那天起，我就遠遠地，默默地追隨着你的生活。

馬格里特：那爲什麼直到今天你纔同我說起呢？

茶花女 第一幕

阿芒：因爲以前我不認識你呀！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那你就同我認識就是了，我病的時候，你既然那麼有長性地天天來探聽我的病，爲什麼你不就上樓來瞧瞧呢？

阿芒：我有什麼權利可以上你的樓？

馬格里特：難道對於我這種女人還有什麼拘束麼？

阿芒：對於一個女人，總是有拘束的，再說……

馬格里特：再說……

阿芒：再說，我唯恐你的影響佔據了我的生命。

馬格里特：這樣說，你是愛了我了！（笑）

阿芒：（看着她笑。）

馬格里特：即便我要同你說這句話，今天是不能說了。

阿芒：爲什麼？

馬格里特：那麼請你永遠不要同我說吧！

阿芒：爲什麼？

馬格里特：

因為這種承認只能有兩種結果；或是不相信，那你一定會生氣；或是我相信，那你就得連累上一個愁苦的伴侶，一位神經急燥的，有病的憂愁的，也可以說快樂得比痛苦還憂愁的女人。一個一年要花十萬法郎的女人。對一個年老而有錢的像公爵那樣的人是好的，若是對於一個青年像你這樣的人也太麻煩了。算了吧！我們所說的，盡是些孩子話！你還是同我拉一拉手回到那邊飯廳裏去吧；不要叫人家看我們不在，揣想出什麼意義來。

阿芒：你要去，你就去；我，我可要請你允許我不去。

馬格里特：因為？

阿芒：因為你的狂樂得使我難過。

馬格里特：

我給你一個勸告好不好？

阿芒：好。

馬格里特：

要是你向我所說的話是真的話，那就請你順風轉舵地逃了罷！要不然你就像一個好朋友一樣地愛我，但是不要別的樣子愛我。你儘可以來看我。大家說說笑笑，可是不要以為我這個人值得什麼，因為我這人也實在沒有什麼價值。你這個人的心太好，你有被愛的需要；可是要到我們這一個社會裏來混，你年紀還太輕，情感也太富了；你去另外愛一個別的女人吧，或者你去結了婚吧。你看得出我是一個老實的女子，我是坦白地同你說話呀。

第十一場

(同上加伯呂當司)

伯呂當司：(推開半扇門)

嗚！你們在這裏幹麼呢？

馬格里特：我們正在講道理；讓我們再待一會兒；回頭

就找你們去。

伯呂當司：好，好說吧，孩子們！

第十二場

馬格里特同阿芒，

馬格里特：這樣我們一言爲定，你從此不要愛我了。

阿芒：我聽你的勸告，我就出國旅行去。

馬格里特：甚至如此麼？

阿芒：是的！

馬格里特：多少人也同我這麼說過，可是他們並沒有

走。

阿芒：那是因爲你又留了他們。

馬格里特：至誠的話，我決沒有留過他們。

阿芒：那麼說你就沒有愛過什麼人麼？

馬格里特：多謝上帝的慈悲，向來沒有過！

阿芒：呵！我謝謝你！

馬格里特：謝什麼？

阿芒：謝謝你所說的話；再沒有別種消息，可以使我聽

了更快樂的了。

馬格里特：你這個人真特別了！

阿芒：馬格里特，假使我同你說我有好多次，整夜地在

你窗下站着，六個月以前，我拾到了你手套上掉

下來的一個鈕子，至今還珍重地保藏着。

馬格里特：我不信！

阿芒：你不信是對的，我原來是個傻子，就讓你譏笑我

吧！也只好如此……再見吧！

馬格里特：阿芒！

阿芒：你又叫我麼？

馬格里特：我不願意看着你生着氣走。

阿芒：同你生氣麼？怎麼能夠？

馬格里特：我們想想看；你同我所說的話，中間也有點兒是真的麼？

阿芒：你還用問麼？

馬格里特：那麼好，我們拉一拉手；請你一天天再來，常常來，我們再細細地談。

阿芒：這是太過了，可是又不足。

馬格里特：那麼，你就自己斟酌罷，你想要求什麼，就要求什麼罷！看起來，我對你是好像欠下一筆債了。（笑）

阿芒：請你不要這樣說。我不願意你拿正經的事取笑。

馬格里特：我不笑了。

阿芒：那麼你回答我的話吧！

馬格里特：你說罷。

阿芒：你願意不願意被人戀愛？

馬格里特：那要看，被誰呢？

阿芒：被我。

馬格里特：以後呢？

阿芒：被一種深摯的愛情愛到永久？

馬格里特：愛到永久……

阿芒：是的。

馬格里特：那麼，要是我立刻就相信你，你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

阿芒：（極熱烈）

我把你當作……

馬格里特：恐怕你也不過照別人看待我的樣子看待我。可是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我的壽命總比別人的短，我總得很快地把牠過了。不過，你儘可放心。即便你的愛情是無窮的，而我的壽命又是那麼短促，恐怕我活的時間還要比你愛我的時間長。

阿芒：
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現在呢，你是感動了；你的聲音是誠懇的；你是十分相信你所說的話，就這些也值得一點報酬……你就拿這朵花去罷。

(給他一朵茶花)

阿芒：拿去有什麼用處呢？

馬格里特：以後再拿回來給我。

茶花女 第一幕

阿芒：什麼時候再拿回來。

馬格里特：等到它枯萎了的時候。

阿芒：它要到什麼時候纔枯萎呢！

馬格里特：那無論什麼花都是一樣的，也不過是從早

到晚上的工夫。

阿芒：唉！馬格里特，我真的是快樂極了。

馬格里特：好了，你再說一聲你愛我罷。

阿芒：是我愛你！

馬格里特：現在你走罷。

阿芒：(向後退)

我走了。

(又回來，親了一親馬格里特的手，下後臺有笑

聲及唱歌聲)

第十三場

馬格里特以後進來嘎司東、善戈當、歐藍伯、伯呂當。
司。

馬格里特：（獨自瞧着阿芒走出關閉了的那一個門）

爲什麼不——有什麼好？——我的生命就

在這兩句話中來往地消磨了。

嘎司東：

（推開半扇門進來，次序是這樣：一、嘎司東二、

歐藍伯，三、善戈當，四、伯呂當。他們都用左手

扶着前面人的肩膀。伯呂當司右手舉着一隻

鷄腿。）

村歌合唱！

（唱）

這是個幸福天！

趁着好時間哪！

我們去把結婚的，

火把來接連。

用美麗的花朵

善戈當：杜瓦樂夫婦萬歲！

歐藍伯：結婚的跳舞會前進哪！

馬格里特：我來帶你們跳舞罷。

善戈當：我今天真快活極啊！

（伯呂當司載上一頂男帽子，嘎司東戴上一

頂女帽子跳舞。）

馬格里特同歐藍伯跳。善戈當同嘎司東跳。伯

呂當司自己抱一個椅墊跳，還搖動着手裏舉

着的鷄腿。

第二幕

在巴黎馬格里特的梳粧室。

第一場

馬格里特，伯呂當司，那寧那。

馬格里特：（坐在梳粧臺旁邊，伯呂當司從外面進來。）

我的好朋友，晚安！你見着了公爵麼？

伯呂當司：見着了。

馬格里特：他給了你沒有？

伯呂當司：（把許多鈔票交給馬格里特）

給了，這就是。——你能不能借給我三四百

法郎？

馬格里特：你拿就是了。……你同公爵說過我要到鄉下

去麼？

伯呂當司：說過了。

馬格里特：他說什麼？

伯呂當司：他說你有理，說你到鄉下去了，只有對你身

體好的，你真要去麼？

馬格里特：我希望去，我今天又去看過那個房子啦。

伯呂當司：要多少租錢呢？

馬格里特：要四千法郎。

伯呂當司：好！這真是愛情啊！我的好朋友。

馬格里特：我恐怕有點兒是。這也許是一種的狂熱，也

許只是一時的高興。不過我所知道的，反正

算有這麼一回事罷了。

伯呂當司：他昨天來了沒有？

馬格里特： 那你還要問麼？

伯呂當司： 他今天晚上還來是不是？

馬格里特： 一會兒就來。

伯呂當司： 我早知道他在我家裏待了有三四點鐘哪。

馬格里特： 他同你說我來着麼？

伯呂當司： 他同我不說你說什麼呢？

馬格里特： 他同你說我什麼來着？

伯呂當司： 他說他愛你叻，那還要問

馬格里特： 你認識了他很久了麼？

伯呂當司： 很久了。

馬格里特： 你看見他愛過別的女人沒有？

伯呂當司： 從來沒有。

馬格里特： 良心話？

伯呂當司： 絕對的良心話。

馬格里特： 你知道他的心是好到極處了。他是怎麼樣

地說起他的母親和妹妹。

伯呂當司： 這樣的人一年會不能有十幾萬息金，多麼

不幸呵！

馬格里特： 你錯了，這樣纔是大幸，至少，他可以一定知

道我們愛的是他自己。

（拉伯呂當司的手，放在她自己的胸口）

你摸！

伯呂當司： 什麼？

馬格里特： 我的心在跳，你不覺得麼？

伯呂當司： 為什麼你心跳？

馬格里特： 因為是十點鐘了，他快來了。

伯呂當司： 嚇，你竟愛他愛到了這步田地麼？我可跑了。

好！這若是能傳染可不是玩的！

馬格里特：（向在屋裏來回收拾東西的那寧那。）

那寧那，開門去。

那寧那：並沒人按鈴呀。

馬格里特：我說有嗎！

第二場

伯呂當司，馬格里特。

伯呂當司：我的好朋友，我去替你禱告罷。

馬格里特：爲什麼？

伯呂當司：因爲你是在危險中。

馬格里特：也許。

第三場

同上，加一阿芒。

阿芒：馬格里特！

（走向馬格里特）

茶花女 第二幕

伯呂當司：你連晚安也不向我說一聲，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

的東西！

阿芒：對不起，對不起，我親愛的伯呂當司，你好麼？

伯呂當司：問得還不算晚……孩子們，我去了；我家裏

也有人等着我哪——再會吧。

（下。）

第四場

阿芒，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來，坐到這兒來，先生。

阿芒：（坐下她的膝下）

好了，還怎麼樣？

馬格里特：你是不是永遠一樣地愛我？

阿芒：不！

馬格里特：怎麼？

阿芒：馬丹，我愛你又加重一千倍了。

馬格里特：你作了些什麼事，今天……。

阿芒：我去看過伯呂當司，居司打夫，尼曬脫三個人。凡

是可以聽得見人家談到馬格里特的地方，我都去過了。

馬格里特：今天晚上呢？

阿芒：晚上麼，本來是我父親有信來，說在都囉（Don）等我，叫我去。我回信說，請他不要等了。你瞧，

我現在是坐着火車上都囉去麼……

馬格里特：不過，你不應當同你父親鬪氣。

阿芒：沒危險。你呢，你今天作了些什麼事……

馬格里特：我，我想你來着。

阿芒：真是真的麼？

馬格里特：真是真的；我還作了好些美滿的計劃。

阿芒：真的麼？

馬格里特：真的。

阿芒：那麼你說說，我聽聽！

馬格里特：以後再說罷。

阿芒：爲什麼不立刻說？

馬格里特：也許是你愛我，還沒有愛得發；等到這些計劃可以實現的時候，再同你說也不遲；現在

你只要知道我所忙碌的是爲你。

阿芒：爲我麼？

馬格里特：是，爲的是你，爲的是我太愛了的你。

阿芒：你說好了，是怎麼一回事呢？

馬格里特：說了幹麼？

阿芒：我懇求你告訴我！

馬格里特：（遲疑了一刻。）

我真是什麼事也不能瞞你。

阿芒：你說罷。

馬格里特：我想起來了一個計劃。

阿芒：什麼計劃？

馬格里特：我只能把這計劃的結果告訴你。

阿芒：有什麼結果呢？

馬格里特：要是你我兩人能一同到鄉間去過夏，你喜

歡不喜歡？

阿芒：你還要問麼？

馬格里特：好，要是我的計劃能夠成功，我想這個計劃

也一定成功，十五天後，我可以自由了；我

就什麼擔負也沒有了，我們就可以一同到

鄉間過夏去了。

阿芒：你難道就不能告訴我用什麼方法，使這計劃成

功麼？

馬格里特：不能。

阿芒：這個辦法是你一個人想出來的麼，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你說話怎麼這種神氣！

阿芒：請你回答我就是了。

馬格里特：嗯，是的，是我一個人。

阿芒：是你獨自一個人去實行這個計劃麼？

馬格里特：（又遲疑了一刻。）

是的，是我獨自一個人。

阿芒：（站起來）

你讀過馬儂雷司勾（Manon Lescaut）這一部

書沒有？

馬格里特：讀過的，那邊客廳裏有一本。

阿芒：你看代格哩月（Des Grieux）這個人怎麼樣？

馬格里特：你問我這個話幹麼？

阿芒：因為有一時期，馬儂也想過一個計劃，是向一位

B某貴族要了錢來，同代格哩月花。馬格里特，你是比馬儂有心，而我也比代格哩月有志氣！

馬格里特：這就是說……

阿芒：這就是說，假使你所想的計劃是這一類話，我決不能承受。

馬格里特：很好，我的朋友，我們就不用再提了……

(停一下)

今天天氣很好啊，是不是呢？

阿芒：是的，很好。

馬格里特：上再里戴大街(Champs-Élysées)上的遊人一定很多罷？

阿芒：很多。

馬格里特：不是一直要到月底沒有月亮了的時候，

人都這樣多麼？

阿芒：(發怒)

唉！月亮不月亮於我有什麼關係？

馬格里特：那麼，你叫我同你說什麼呢？同你說我愛你的時候，要給你一個愛你的證據的時候，你又那麼頹喪，那麼，我也只好同你說月亮了。

阿芒：馬格里特，這有什麼法子，我嫉妬得甚至於你略微地想到別人都生氣，你方纔向我所提的……

馬格里特：是不是我們還說這件事？

阿芒：當然，我們還要說說……你所提出的那個辦法，可真要叫我快樂得發瘋，不過這個計劃實行以前的秘密……

馬格里特：好，我們好好地想一想，你愛我不是，你也

願意同我在一起過幾時快樂的日子，到一個離這討厭的巴黎很遠的幽靜地方去，是不是？

阿芒：是的，我很願意。

馬格里特：我呢，我也愛你，我也一樣地願意。不過要能這樣，我必須得到我所沒有的東西，你對於公爵，總不會忌妬罷。你也知道我同他兩人的感情是如何的純潔。那麼，你就隨我作去好了。

阿芒：不過……

馬格里特：我愛你，好了，就這麼定規了罷？

阿芒：可是……

馬格里特：（非常地嬌媚）

就這麼定規了罷，好不好？

茶花女 第二幕

阿芒：再看罷。

馬格里特：那麼，你明天來看我；我們再談。

阿芒：怎麼，我明天來看你？你這就叫我走麼？

馬格里特：我不是叫你走，你還可以再坐一會兒。

阿芒：再坐一會！你還等什麼人麼？

馬格里特：瞧！你又來了！

阿芒：馬格里特，你欺騙我！

馬格里特：我問你，你認識我有幾天了？

阿芒：四天。

馬格里特：有什麼強迫我接待你的理由麼？

阿芒：沒有啊。

馬格里特：那麼，我要是不愛你，我有沒有權利轟你出去，像我轟瓦爾維樂和許多的別人一樣？

阿芒：那自然啊。

馬格里特：那末，你只容使我愛你好了，就別再埋怨了。

阿芒：對不起，一千個對不起，你原諒我罷。

馬格里特：你若老是這樣，我只好原諒你一輩子了。

阿芒：決不能，這就是最後一次了。你看我走了。

馬格里特：呵！這纔對哪，你明天正午來，我們一塊兒吃

午飯。

阿芒：那末，明天見罷。

馬格里特：明天見。

阿芒：十二點麼？

馬格里特：十二點。

阿芒：你同我發誓……

馬格里特：發什麼誓，

阿芒：說你並不等待什麼人。

馬格里特：又來了！我發誓同你說我愛你，在這世界上

我也只愛你一個人！

阿芒：再會！

馬格里特：再會，傻孩子！

（阿芒遲疑一會，下）

第五場

馬格里特，獨自，仍在原處。

馬格里特：在八天以前，誰能同我說，這個夢想不到的人會佔據了我的心，我的思想，到了這種的地步？不過他是真地愛我麼？就是我，我是否知道我是真地愛他哪？我向來沒愛過人的呀！不過，既然是個快樂我爲什麼犧牲掉他？爲什麼我不隨心所欲地快活快活呢？我又是個什麼人？我不過是天地間偶然的一個生物罷了！那末就聽憑偶然來安排我罷，無

論如何我覺得我現在的幸福是我從前沒有過的，這也許不是吉兆，我們作女人的，都預料着總是人家來愛我們，而我們永不愛人，所以一旦染上了這意想不到的戀愛病，就不知道怎麼樣好了。

第六場

馬格里特，那寧那，琪來伯爵。

那寧那：（報名，伯爵隨着她進來。）

伯爵到！

馬格里特：（坐着不動。）

伯爵晚安！

伯爵：（走過吻她的手。）

晚安，親愛的朋友！今兒晚上怎麼樣，身體好麼？

馬格里特：很好。

茶花女 第二幕

伯爵：（到爐邊坐下）

哦！這天真冷的怪了。你寫信約我十點半來，你看我來得是準時候不是？

馬格里特：多謝。親愛的伯爵，我有話要同你說。

伯爵：你吃過消夜沒有……

馬格里特：幹麼……

伯爵：因為你要是沒吃，我們可以一同去吃；我們有什麼話一面吃着不也就說了麼。

馬格里特：你餓了麼？

伯爵：到了吃消夜的時候總是餓的。我剛纔在俱樂部裏吃的晚飯，可真壞極了。

馬格里特：你們在俱樂部裏作什麼來着！

伯爵：我走的時候，他們正在賭錢。

馬格里特：善戈當輸了沒有？

伯爵：只輸了五百法郎，可是他喊叫得好像輸了幾萬法郎似的。

馬格里特：那天晚上他和歐藍伯在我這兒吃消夜來着。

伯爵：還有誰？

馬格里特：還有嘎司東里月你認識麼？

伯爵：認識。

馬格里特：還有阿芒杜瓦樂先生。

伯爵：這阿芒杜瓦樂先生是誰呀？

馬格里特：是嘎司東的朋友。此外還有伯呂當司和我。

這就是我們那天吃消夜的人物……哎喲，可笑得不得呵。

伯爵：要是我知道了，我也來了。哦，有件事，剛纔我進門之前，這裏走出去一個人麼？

馬格里特：沒有，沒有什麼人哪。

伯爵：是我下了車的時候，有個人跟上我來，像是要認一認我是什麼人似的，等到看見了我，他就走了。

馬格里特：（自語）

這難道是阿芒廢？

（按鈴）

伯爵：你要什麼東西？

馬格里特：是的，我要向那寧那說句話，

（低聲向那寧那，伯爵倒酒喝。）

你下樓去，到街上去，作爲無事地看一看，是

不是阿芒杜瓦樂先生在那裏，看了之後就來告訴我。

那寧那：是，馬丹。

（下）

伯爵：（放下酒杯。）

有個一新聞。

馬格里特：什麼新聞？

伯爵：加古基（Galkouki）結了婚了。

馬格里特：是我們那位波蘭王子麼？

伯爵：可不是麼！

馬格里特：同誰結婚呀？

伯爵：你猜猜看。

馬格里特：我怎麼猜的着呀？

伯爵：他要的就是那小阿代樂（Adelo）。

馬格里特：這阿代樂可作錯了事了！

伯爵：恰恰相反，這是加古基做錯了事。

馬格里特：好朋友，我同你說：一個上等社會的男人要

娶了一個像阿代樂那樣的一個女人，那男

人並不算錯，反到是女的做了個賠本的買

賣。你那波蘭王子是破了產的了。他的名譽

很是不好，他所以要娶阿代樂無非是爲的

她那每年一萬五千鎊的進款，就是你辛辛

苦苦慢慢地給她湊起來的。

那寧那：（進來，低聲向馬格里特）

馬丹，不是，外面沒有什麼人。

馬格里特：現在，我親愛的伯爵，我們要談點正經事了。

伯爵：正經事麼！我倒想說點兒快樂事哪！

馬格里特：那只看你對於我這個正經事是否快樂地

接受了？

伯爵：那麼我聽你說罷。

馬格里特：你有現錢沒有？

伯爵：現錢？那是我向來沒有的。

馬格里特：那麼你就給我籌劃籌劃罷。

伯爵：你這兒要用錢麼？

馬格里特：可不是，要一萬五千法郎纔過得去！

伯爵：好，這筆禮金可不少呵！可是爲什麼要整整的一

萬五千法郎呢？

馬格里特：因爲我欠了人家的債。

伯爵：你現在竟自還賬了麼？

馬格里特：是債權人們要我還。

伯爵：非還不可麼？……

馬格里特：非還不可。

伯爵：那麼……一言爲定，我替你籌劃好了。

第七場

同上，加一那寧那。

那寧那：（進來）

馬丹，有人送來了一封信，說立刻要交給馬丹的。

馬格里特：這麼晚了誰能給我寫信呀？

（拆信）

阿芒！這是什麼意思？

（讀）

「即便是我所愛的女人，也不能使我作一個叫人開頑笑的丑角色，我剛出你的門，就看見琪來伯爵進去了。我沒有善戈當那樣的年紀同美德。請你原諒我那惟一的沒有百萬家私的過錯。我們倆從此可以把我們曾經相識過，而且是曾經自以爲相愛過的這件事忘了罷。你接到這一封信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巴黎了。」

阿芒！

那寧那：馬丹，有回信沒有？

馬格里特：沒有，就說這樣也好罷。

（那寧那下）

第八場

伯爵同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自語）

嘻，好夢難圓！算了罷！

伯爵：這是一封什麼信？

馬格里特：好朋友，你問這封信麼？這對你倒是一個好消息。

伯爵：怎麼？

馬格里特：憑這一封信，你可以賺一萬五千法郎。

伯爵：這是我頭一次接到一封信，使我賺那麼多錢的信。

馬格里特：我剛纔向你要的錢，現在用不着了。

茶花女 第二幕

伯爵：是你的債主們把賬勾了，不要了麼？

馬格里特：不是。好朋友，告訴了你罷：是我愛了一個人。

伯爵：你？

馬格里特：我。

伯爵：愛的是誰呀？天哪！

馬格里特：愛的是一个不愛我的人，這是一件常有的事；是一個沒有錢的人，這是一件向來如此

的事。

伯爵：哦，是的，你們女人總以為愛了一個沒有錢的人

就可以把你們的愛情價值提高了，是不是。

馬格里特：看罷，這是他寫給我的信。

（把信給伯爵）

伯爵：（讀信）

「我親愛的馬格里特……」好，好，這是杜瓦樂

先生的信，這位先生醋勁真不小啊！哦！現在我纔明白了兌匯信的用處了。你這套把戲弄得真不錯呀！

（把信還給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按鈴，把信扔在桌上）

你剛纔要請我去吃消夜，是不是？

伯爵：是，我現在還要請你去。你一頓消夜總吃不了我了。一萬五千法郎哪。無論如何今天的錢我是賺定了。

馬格里特：那麼我們就去罷；我需要出去吸點兒空氣。

伯爵：據我看，你把這件事看得很嚴重呵，你心裏忙亂得很哪，我的好朋友。

馬格里特：沒有什麼。

（向剛走進來的那寧那）

給我拿一頂帽子，同一個披肩來。

那寧那：馬丹，要那一頂？

馬格里特：（急燥）

帽子隨便拿一頂，披肩挑一條輕一點的就是了。

（問伯爵）

我的好朋友，我們就是這樣地悲喜無常，只好請你原諒了。

伯爵：沒有什麼，我對於這些早就習慣了。

那寧那：（遞披肩給馬格里特）

馬丹，可要着涼呵！

馬格里特：不要緊。

那寧那：要不要等，馬丹？

馬格里特：不用，你去睡就是了；亦許我回來得很晚……

伯爵：……伯爵，你倒是來不來，你來了，來了！

(二人同下。)

第九場

那寧那，獨自。

那寧那：總是出了什麼事，我看馬丹好像是心亂了。一定是剛纔送來的那封信，

(看見桌上的那封信)

信在這兒呢，

(讀)

鬼！這位阿芒先生也太認真了。瞎委任狀纔下來了兩天，就給免職了；他簡直像玫瑰花同政客一樣，曇花一現地就不見了……

(伯呂當司進來，穿着寢衣，頭上結着許多捲

頭髮的小白帶子，手裏拿着蠟台。)
杜佛兒奴阿太太。

第十場

那寧那，伯呂當司男僕。

伯呂當司：馬格里特出去了麼？

那寧那：剛出去。

伯呂當司：到那兒去了？

那寧那：吃消夜去了。

伯呂當司：琪來伯爵同去的麼？

那寧那：是的。

伯呂當司：她剛纔接到一封信沒有？

那寧那：有阿芒先生的一封信。

伯呂當司：她看了說什麼沒有？

那寧那：沒有說什麼。

伯呂當司：她就回來麼？

那寧那：不見得，恐怕要很晚罷。時候已經不早了，我當

你也已經早睡了呢。

伯呂當司：我本來是已經早睡了，並且已經睡着了，忽

然有人把鈴拉得山響，就把我吵醒啦，等我

開門一看……

（有人打門）

那寧那：進來！

男僕：馬丹叫我來拿一件皮大衣，她覺得有點兒冷。

那寧那：馬丹還在樓下麼？

男僕：是，馬丹在車裏。

伯呂當司：你去請馬丹上來，說是我請她的。

男僕：馬丹可不是一個人，在車裏。

伯呂當司：那不要緊，你去就是了。

（男僕出）

阿芒：（在外面）

伯呂當司！

伯呂當司：（開窗）

來了來了！他又着急啦！唉！這班好吃醋的愛

人都是一樣的。

阿芒：怎麼樣了？

伯呂當司：你倒等一等呵，一會兒我叫你就是了。

第十一場

同上增一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我親愛的伯呂當司，有什麼事呀？

伯呂當司：阿芒在我家裏。

馬格里特：這關我什麼事？

伯呂當司：他要來同你說句話。

馬格里特：我可不願意接見他。而且我也不能接見他，有人在樓下等着我咧。你就把這話告訴他罷。

伯呂當司：這樣話我可不敢傳，他若知道了非同伯爵決鬪不可。

馬格里特：怎麼？他打算要怎麼樣？

伯呂當司：這我那裏能知道？就是他自己也未必能知道？不過我們知道這是個有情人罷了。

那寧那：（向裏面去拿了一件皮大衣出來）

馬丹要皮大衣麼？

馬格里特：等着，現在還不用。

伯呂當司：那麼你究竟怎麼樣，你打算怎麼辦……

馬格里特：這小子將來非把我害苦了不可。

伯呂當司：那麼你就從此不見他好了。我看這件事已

茶花女 第二幕

經到了這樣，不如就隨他去好了。

馬格里特：這是你的意見，是不是？

伯呂當司：不錯，我想一定是這樣好。

格馬里特：（停了好一會）

此外他還同你說了些什麼呢？

伯呂當司：看你的意思，還是要他來。那麼我就去找他罷。不過那伯爵呢……

馬格里特：伯爵啊！讓他等着就是了。

伯呂當司：我看還是索性打發他走了好。

馬格里特：你的話不錯。——那寧那，你下樓去，同伯爵

說，說我實在是病了，不能去吃消夜了，對不起得很。

那寧那：是，馬丹。

伯呂當司：（向窗口）

伯呂當司：（向窗口）

伯呂當司：（向窗口）

四七

阿芒！來罷！呼用不着叫第二回。

馬格里特：他來了的時候你可不要走。

伯呂當司：那不行。——回頭到了你請我的時候，還不如我馬上就走好哪。

那寧那：（重又進來）

馬丹，伯爵去了。

馬格里特：他沒有說什麼罷？

那寧那：沒有。

（出）

第十二場

馬格里特阿芒，伯呂當司。

阿芒：（進來）

馬格里特！我可見着你了！

伯呂當司：孩子們，我走了。

（出）

第十三場

馬格里特，阿芒。

阿芒：（跪到馬格里特膝下）

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你要怎麼樣？

阿芒：我要你饒恕我。

馬格里特：你不配我饒恕你！

（阿芒有相當的動作與表情）

要是你因為心中妒忌，寫一封情詞憤恨的信來，我可以承受，可是我不能承受你這樣笑罵無理的信，你使我難過極了，傷心極了。

阿芒：難道我為你，就沒有難過傷心麼？

馬格里特：要是我使你難過傷心，我決不是故意作的。

阿芒：

剛纔我看見伯爵來了，我想：原來是爲伯爵，你纔打發我走；我簡直的就瘋了，心也慌了，我就寫了那封信。可是，我希望的回信竟沒有，你不但辯白反對，對那寧那說，這樣也很好，於是我就自己問自己，假使我從此以後不能再見你，我真不知要變了個什麼。所以我覺得頃刻之間，我的四周竟完全是空空洞洞的了。唉！馬格里特，你可不要忘了：雖然我與你認識只有兩天，可是我愛你，已經有兩年了。

馬格里特：

好朋友，你所下的決心，很有道理。

阿芒：

什麼決心。

馬格里特：就是要離開巴黎走的決心。這不是你信裏的話麼？

阿芒：我能走得了麼？

馬格里特：可是總得要走。

阿芒：總得要麼？

馬格里特：是，總得要；這非但是爲你，而且也是爲我。我所處的地位，實在不能容許我再見你，尤其是要禁止我愛你。

阿芒：這麼說你還稍微愛我一點呵，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我從前是愛你的。

阿芒：現在呢？

馬格里特：現在是我想過了：我從前所希望的是不能的。

阿芒：不過要是你愛我，你就不應該接待伯爵，尤其是今晚。

馬格里特：所以嘍，我們只好作到此地爲止罷。我是青年的，是美貌的，是可以使你快樂的，我是個

好姑娘，你也是個好孩子，那麼，你對於我，只要把好的部分取去，把壞的部分留下就是，此外就什麼都不用管得了。

阿芒：這可不是你剛纔同我所說的話了。你方纔同我商量，就要同我兩個人遠離了巴黎，遠離了煩惱，去過幾個月快樂日子；我剛纔見了那種事實，就好像從極高的理想墜了下來，所以我傷心極了。

馬格里特：（神情悽苦）

是真的，我本來想：『能夠休息一下，對我的身體總有益處，他很注意我的健康，若要有個方法同他一起到鄉下去，到一個泉林的深處，安安靜靜的過上一個夏，也算把我以前過的苦惱的日子彌補彌補。』過他三四個月我們再回到巴黎，大家就好好的拉一

拉手，從此把愛情所賡餘下來的感情，作一個朋友，這已經是很不錯了。因為人們對於我所用的愛情——儘可以熱烈到萬分！結果到後來，連能夠變作友誼的感情都沒有哇。你偏不願意，你的心簡直是個皇帝，什麼都不接受，那我們就不用說了。你到我這裏來了四天，你在我這裏吃過消夜；回頭請你打發人拿你的名片，送一件什麼首飾過來，我們的賬就算清了。

阿芒：馬格里特你瘋了！我愛你！可見我的愛你，可並不是因為你美，因為你可以使我快樂三四個月，是我全體的希望，我全體的思想，我全體的生活，總而言之，我愛你就是了，我還能說什麼？

馬格里特：那麼，你剛纔說得很有理，我們還是從此分

手不見面好啦。

阿芒：那自然，因為你是不愛我，你！

馬格里特：因為我……你真不知道你嘴裏說的是什麼？

阿芒：那麼，爲什麼呢？

馬格里特：爲什麼？你要知道麼？因爲有的時候我起首

作這個夢，就把牠作到底。因爲有的時候，我覺得現在過的生活太厭倦了，所以就意想一個別的生活；因爲在我們過的這種煩擾生活之中，是我們的頭腦，我們的虛榮，我們的肉體，在生活着，可是我們的心，膨脹着，找不着個安慰的地方，使我們閉得氣都喘不出了，我們表面上好像快樂的，還有許多人羨慕我們。可是實在說起來愛我們的人，關

得傾家蕩產，據他們說是爲我們，其實那裏是爲了我們，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虛榮罷了。他們要作場面的時候，我們所處的是第一位，說到敬重，我們就要處在末位了，我們也有朋友，比方伯呂當司這樣的人。這樣人對於我們的友誼，能作到奴婢的地步，但是要他們忘去了自己的利益，真心真意的爲着我們，那是永遠沒有的事。我們是作什麼事，他們決不關心，能夠坐在我們的包廂裏聽聽戲，或者高坐在我們的車子裏就是了。因此，在我們四周所有的，無非是墮落，恥辱，欺騙。所以我常常夢想，可是從沒有敢向什麼人說過，想要能夠遇見一個人，有相當的高超不深究我們的底細，只想作我們理想

上的情人。這一個人，本來是公爵很可以當得起。無如他年紀太老了，在保護上與安慰上，都是不夠，何況我的靈魂又有更多的苛求。後來又遇見了你，年紀又輕，心腸又熱的一個愉快的人物。你所爲我所洒的眼淚，你對於我健康上的關心，在我病的時候一次一次的來秘密訪問，你的直爽，你的興奮，一切都使我看你是我在煩亂的孤寂生活中所呼喚的一個人。一刻之間，同一個瘋子一樣，我在你的愛情上面建築了一個將來的世界，我就夢想着鄉村，夢想着純潔，我就回想到了我的兒童時代——什麼人都有一個兒童時代，無論以後他變成了什麼樣人。誰想這是望風捉影，你的一封信就

給我證明了……你說你要知道，現在你是完全知道了。

阿芒：

那麼，你以爲我聽了這一番話，還能同你分別麼？在幸福已找來到了我們的時候，我們該當自己躲開麼？不，馬格里特，你的夢想是一定可以實現的，我擔保。我們再不要講道理了，我們都是青年，我們互相戀愛，我們按照我們愛情前進好了。

馬格里特：

阿芒，你不要欺騙我，你要知道，一個刺激是會要了我的命的。你要記好：我是什麼人，我是作什麼的人。

阿芒：

你是一個安琪兒，我愛你！

那寧那：

（在門外敲門）

馬丹……

馬格里特：什麼事？

那寧那：有人送來一封信。

馬格里特：（笑）

哦，信呀！今天這一夜可算是書信夜了……

是誰的？

那寧那：是伯爵的。

馬格里特：要回信不要？

那寧那：要的，馬丹。

馬格里特：（倚在阿芒頸上）

那麼，你就說沒有回信好了。

第三幕

在巴黎郊外的歐得月 (Auteuil) 地方。一個鄉村式的廳堂。火爐的位置在正面，爐簷上鑲的是不銹錫的玻璃。火爐兩旁有門。可以看得見屋外園子裏的景色。

第一場

那寧那，在吃過中飯以後，正把一個茶盤收拾好了要拿出去，伯呂當司，後來阿芒。

伯呂當司：（從外面進來）

馬格里特那裏去了？

那寧那：

馬丹剛同尼驪脫小姐和居司打夫先生一同到外面園子裏去了。他兩位是在這裏吃的午飯，今天要在這裏玩一整天呢！

伯呂當司：那麼我也去看看他們去。

（那寧那出時阿芒入）

阿芒：伯呂當司，我同你有話說。兩禮拜以前，你不是坐了馬格里特的車回巴黎去的麼？

伯呂當司：是呀。

阿芒：可是去了之後，車也沒有回來，一禮拜以前，你走的時候，你說怕冷，就借了馬格里特的披肩去了，可是借了去也沒有回來。到昨天，她又把鑷子鑽石等等的東西交與你，說是拿去重新修嵌的，她是那麼說。——究竟這車咧，馬，披肩，鑽石，現在都到那裏去了？

伯呂當司：你要我向你直說麼？

阿芒：我求你直說。

伯呂當司：馬車已退還了車行，收回了半價。

阿芒：披肩呢？

伯呂當司：賣了。

阿芒：鑽石呢？

伯呂當司：今天早上當了。——我現在正是給馬格里

特送當票來了。

阿芒：爲什麼不早點兒把這些事告訴我？

伯呂當司：是馬格里特不願意叫你知道。

阿芒：那麼爲什麼要把那麼些東西賣去呢？

伯呂當司：爲的是作一切的費用呀！——唉！我的好朋友，

你以爲你們只須相愛，離開了巴黎，到這

裏過一個田村式的清靜生活，就夠了麼？一

點也不夠哇！你知道詩的生活以外，還有一

個實際的生活哪。我剛纔看公爵來的。我的

意思，總想在可能的範圍內，想法免除這許

多的犧牲，無如公爵的意思很決絕，除非馬

格里特和你分開，公爵是什麼都不肯給了。

可是上帝知道馬格里特的意思，她那裏願

意和你分開呢？

阿芒：好的馬格里特！

伯呂當司：是，好的馬格里特，太好的馬格里特，真不知

道將來是怎麼得了。而且不是只有這個，並

且她爲還帳，已經決定把她所有的東西，一

起賣去。我身邊還有一張拍賣的計劃單，是

她所委託的經賣人剛纔交給我的。

阿芒：那麼她欠人家多少錢呢？

伯呂當司：至少也有五萬法郎。

阿芒：你替我向債主們請求寬限十五天，十五天後我一起還清。

伯呂當司：你去想法借錢麼？

阿芒：是。

伯呂當司：那豈不更糟了！同你父親鬧氣運累了你的將來我看更不好。

阿芒：我早就看出來這種情形了。我曾經寫信給我執管產業的人，說我願意把我母親遺下的一份產業，讓渡給別人。現在回信已經到了，說讓渡的契約已經辦妥了，所差者只是一些形式上的手續了；今天我就上巴黎去簽字去。你見了馬格里特，可要想法阻止她，勸她。

伯呂當司：那麼我帶來的那些計劃單子呢？

阿芒：等我走了以後，就當我沒有同你說過什麼，仍舊

把單子交給她。不要叫她知道你我所說的話。她來了，別說了！

第二場

馬格里特，尼儼脫，居司打夫，阿芒，伯呂當司。

（馬格里特進門時，以一指置唇邊，示意於伯呂當司，囑其不可多言。）

阿芒：（向馬格里特）

好朋友！你給我罵伯呂當司。

馬格里特：爲什麼？

阿芒：昨天我叫她到我寓裏去看一看有信沒有，好給我帶來，因為我離開了巴黎，已經有兩個禮拜了。好！她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這件事忘了。如今我只可離開你一兩點鐘了。我已經有一個月沒有寫信給我父親。現在是誰也不知道我在什

麼地方就是我的僕人也不知道，因為我想避免那些討厭的人。今天天氣很好，又有尼驪脫、居司、打夫兩位陪你。我出了門，跳上一輛車去到我寫裏就回來。

馬格里特：好，你就去罷。可是你一個月沒有寫信給你父親，並不是我的錯。我多少次叫你寫信給他，你都不聽，快點回來。你回來時，我和尼驪脫、居司、打夫，準還在這裏做活談天呢！

阿芒：只過一點鐘我就回來了。

馬格里特：（送阿芒到門口，回來時向伯呂當司）都辦妥了麼？

伯呂當司：都辦妥了。

馬格里特：那些單據呢？

伯呂當司：這就是。晚半天那經賣人還要上這裏來同

你自己接一接頭。現在我要吃飯去了，我真餓死了。

馬格里特：好你去罷。你愛吃什麼跟那寧那要就是了。

第三場

同上，少去阿芒、伯呂當司二人。

馬格里特：（向尼驪脫、居司、打夫）

你瞧！我們三個月來就是這樣地生活。

尼驪脫：你快活麼？

馬格里特：何只快活！

尼驪脫：我早就同你說過，馬格里特：真正的幸福，只是心情的安樂同習慣。我同居司、打夫兩人常常說起，「到底什麼時候馬格里特纔能愛上一個人，兩個人兒安安靜靜地過日子。」

馬格里特：現在可是好了，你們的禱告，已成了事實了！

我現在愛了，幸福了。這都是因為我羨慕你們兩個人的愛情同幸福所以纔有今天的。

居司打夫：

實在說，我們也真快樂，是不是尼曬脫？

尼曬脫：

是呀；而且這種快樂，並不費多少錢。

（向馬格里特）

你是個貴婦人，你從來沒有上我們那裏去看我們，要是看過的話，你自己也情願同我們一樣地過活了。你以為你現在的生活，已經很簡單了，你要是看見了我們的房子，更得說簡單了！我們是在白浪士街（Rue Blanche）一家五層樓上，租了兩間小房子，窗是開在一個花園上，園主人可是從來不到園子裏來。——世間上竟有這樣的人，自己有園子，可是不進去

遊逛。

居司打夫：

我們兩人的生活，很像德國小說，也可以說像

葛德（Goethe）的情詩，配着你倍爾（Chun-

bert）的音樂。

尼曬脫：

好你當着馬格里特倒有說有笑的。若是只有

我們兩人在一起，你就不說笑了；老是溫和得

像一隻羊，柔媚得好像一隻小鴿子。

（向馬格里特）

你不知道他打算叫我搬家麼？他說我們的生
活太簡單了。

居司打夫：

不是嫌生活太簡單，是嫌房子太高了。

尼曬脫：

只要你不出門，你知道你住在那一層樓上？

馬格里特：

你們兩位都真可愛。

尼曬脫：

因為他有了六千鎊的年息，他自然不要我作

工了。這兩天，他還要給我買一輛車呢？

居司打夫：反正總有這麼一天。

尼曬脫：最要緊的是你的伯父對我的意見改變了，肯

要你作他的承繼人，肯要我作他的姪媳婦。

居司打夫：他近來對你的成見也漸漸地改了。

馬格里特：（向尼曬脫）

那是他還不認得你能？要是他認識了你，準得喜歡得瘋了。

尼曬脫：他這位伯父先生總也不願意見我。還是這種

以為小家女專會使青年們破產的伯父，他老想叫他姪兒同一位社會上的女子結婚。我難道就不是社會上的女子麼？

居司打夫：他將來總可以變得人道主義一點。我作了

律師以後，他對我已經寬容得多了。

尼曬脫：（向馬格里特）

真個地，我忘了同你說：居司打夫作了律師了。

馬格里特：那麼我一有官司準請他出庭。

尼曬脫：他已經出過庭辯護了，我還去旁聽來着呢。

馬格里特：勝訟了麼？

居司打夫：沒有，完全敗訟了。我的當事人，被判了十年

徒刑。

尼曬脫：真是僥倖！

馬格里特：怎麼還僥倖呢？

尼曬脫：因為他所辯護的人，是個著名的土匪。律師的

職業，真是一個奇怪的職業！你看，要是一個律師能夠說：『我替有個當事人他是一個殺父

殺母殺子的兇犯，但是我口才是那麼大，竟能使他宣告無罪，算是我把這個必不可少的裝

飾品，還給社會了，這種律師纔能是一個大律師。

馬格里特：既然他現在作了律師，我們不久就要喝你們的喜酒了罷。

居司打夫：假使我結婚的話。

尼曠脫：什麼，假使你結婚？希望你好好地結婚，還是我結婚！我告訴你，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比我更愛你的女人了。

馬格里特：那麼，什麼時候呢？

尼曠脫：快了。

馬格里特：你當然是很快樂的呀！

尼曠脫：你將來的收場不是也要同我們一樣麼？

馬格里特：你要我嫁誰？

尼曠脫：阿芒。

馬格里特：

阿芒麼？他是只有愛我的權利，可並沒有娶我的權利。我也只能要他的心，可不配姓他的姓。尼曠脫，你曉得麼？有些事情，我們女人作了就一生洗刷不掉的。而我們決不能嫁人使丈夫將來埋怨我們。假使我要阿芒娶我的話，他明天就可以同我結婚。無如我太愛他了，我不願意叫他這樣犧牲——居司打夫先生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居司打夫：

你真是個誠實的女人，馬格里特。

不是的。不過是同一個誠實人一樣地想就是了。這也就不錯了。現在我非常快樂因為現在幸福，是我從前所決不敢希望的。我感謝上帝，我再不敢再有別種的妄想。

尼曠脫：

居司打夫是故意說這種堂皇話；要是他處於

阿芒的地位，他一定和你結了婚了。居司打夫，你說是不是？

居司打夫：也許。再說女人的貞操，應當屬於她第一次

的愛情，不應當屬於她第一次的失身。

尼隴脫：除非第一次失身同第一次愛情都落在一個

男子的身上，這種事實是有成例的呀。

居司打夫：（與之握手）

而且這個成例還不遠，是不是呢？

尼隴脫：（向馬格里特）

總而言之，只要你能快樂就得了，其餘就不必

管了。

馬格里特：我現在真是快樂。從前誰能同我說，我，馬格

里特高傑，也能有得一天，完完全全地生活

在一個男人的愛情之中，整天兒坐在他旁

邊，作活，讀書，聽他說話呢？

尼隴脫：同我們倆一樣。

馬格里特：

我可以向你們倆直說，因為你們倆是信我的，因為你們倆是用心來聽的。我現在有時把我從前種種都忘了。從前的我同現在的我，相離太遠了，簡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女人；而且第二個女人，已幾乎認不出那第一個女人的樣子了。有時我穿了一件白衣裳，頭上戴着大草帽，臂膊上搭着大衣，是預備晚上穿的，我和阿芒兩人，坐上小船，順流而下；由牠自己漂到小島岸旁的垂楊柳樹裏停下。到了那時，誰也想不到就連我自己也想不到，這個白淨的人影，會是馬格里特高傑了。我從前使人買花所費的錢，可以夠一

個中產之家一年的食用。現在你看，這一朵
花是今天早晨阿芒給我的，已經夠我一整
天快樂的了。而且你們倆也知道，愛情是
如何地使日子像飛似的過去；使我們無驚
擾無煩惱不知不覺地過多少禮拜，過多少
月，唉！我真快樂。可是我將來更要快樂，因為
有許多事，你們還不完全知道……

尼驪脫：
什麼事呢？

馬格里特：
不是你剛纔說，我的生活，同你們不一樣麼？
不久你就可以不說這句話了。

尼驪脫：
怎麼呢？

馬格里特：
我是完全瞞着阿芒，要把在巴黎那房子裏
所有的東西，完完全全賣去；我也不願意再
回到那房子裏去了。賣出來的錢，除還債之

外，就在你們那裏相近的地方，租一所小房
一住，我把牠佈置得非常簡單，我們就這樣
地過起日子來，忘了一切，也叫一切忘了我
們。到了夏天，再到鄉間來，可要找一所比這
個樸素的房子。有人要問什麼是幸福的麼？
你們倆把這一件教會了我，現在我也可以
教給他們了。

那寧那：
馬丹，有一位先生說要請馬丹說話……

馬格里特：
（向尼驪脫與居司打夫）

這一定是那個經賣人來了；請你們到園裏
去等我一等，我一會兒就來。回頭我們同上
巴黎去……我們把這些事一塊兒去辦了。
請進來罷。

（向兩人點首，兩人出。要走向門次去迎客，客

已入。

第四場

杜瓦樂先生，馬格里特，那臺那。

杜瓦樂：（在門口）

是馬格里特高傑麼？

馬格里特：是，先生。請問我有榮幸同他會面的是誰呀？

杜瓦樂：是杜瓦樂先生。

馬格里特：杜瓦樂先生！

杜瓦樂：是，姑娘；我就是阿芒的父親。

馬格里特：（窘）

阿芒不在這裏，先生。

杜瓦樂：我知道的，姑娘！我是有幾句話，要向你解釋解釋。請你聽我說。——姑娘，我的兒子爲了你，現在快要把聲名家產都要鬧完了。

馬格里特：先生，你錯了。多謝上帝，現在已經沒有人提起我，我也從來沒有收受過阿芒的什麼東西。

西。

杜瓦樂：你的奢侈與浪費，是什麼人都知道的。照你這麼說，我的兒子更是無賴同你花用你從別人

手裏驅來的錢了！

馬格里特：先生，請你寬恕我。我是個女人，而且又在自

己家裏；這兩層理由，都可以作我的保障，使你對於我要有相當的禮貌。你是個上等人，而且是第一次見我，就用這口吻同我說話，真是出於我意料之外。所以……

杜瓦樂：所以……

馬格里特：所以我要請你允許我向你說聲『少陪』。我看這樣對於你比對於我還要有益。

杜瓦樂：

實在呢，聽了你這樣的話，看了你這樣的態度，也就很不容易說，你的話是虛偽的，你的態度是假裝的。人們同我說的真不錯，你真是個危險的人物呀。

馬格里特：

是的，先生，是危險；不過是對於我自己危險，並不是對於別人危險。

杜瓦樂：

姑娘，危險也能，不危險也能，可是阿芒爲你要破產的事，總不見得不真。

馬格里特：

先生，我再向你說一次，我用我對阿芒的父親所應有的誠敬之心向你說：你錯了。

杜瓦樂：

那麼，這一封信，是替我們家裏執管產業的人寫來的，他說阿芒要把他的一份產業變賣了給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馬格里特：

我極誠懇地向你說：要是阿芒當真的有這

樣的一件事，那也是他瞞着我獨自去做的。因爲他也完全知道，如果他拿錢給我用，我一定是拒絕的。

杜瓦樂：

不過，你這話，不見得一向都是這樣說罷。

馬格里特：

先生，你這話很對；因爲以前我是不愛的。

杜瓦樂：

現在呢？

馬格里特：

現在麼，我是拿出一個女人柔心深處所有的純潔愛阿芒，上帝既然可憐了我，竟自開

恩使我能夠懺悔了以往。

杜瓦樂：

好大的文章。

馬格里特：

先生，請你聽我說。……上帝啊，我也知道我們這一類女的人的發誓，是最不容易叫人家相信的。不過，我敢用我在世界所有最寶重的東西，用我對於阿芒的愛發誓我實在

完全不知道他要給我錢的這件事。

杜瓦樂：那麼，姑娘，你們的生活總得有點費用呵！

馬格里特：先生，我些話本想不說，現在你逼迫的我不

得不說了，再說在一切之上我總想得阿芒父親的重視，所以我只好同你說了，自從我認識了你的兒子以後，我想要使我對於他的愛，一刻也不能，從來這個愛字在我身旁的意義，所以我把我的保重衣服，鑽石首飾，車馬，全都當了或賣了，剛纔你來的時候，女僕說有一個男客要見我，我還當是替我經賣東西的那一個人，我想把我所有的傢俱，古畫，帳幔，等等……所有你剛纔責備我的那些餘剩下的奢侈品，完全托他賣去，再說若你不相信這個話，那麼請看這張單

紫花女 第三幕

子吧！先生，你是突然來的，總不能說這張單

子是假造的吧！（以伯呂當司所交來的紙

件授之）

杜瓦樂：是一張出賣傢俱，由買主替你還價之外把餘

額再付給你的憑單。

（很驚異地看着馬格里特）

那麼我錯怪你了。

馬格里特：是的，先生，你錯怪我了。或者說，你剛纔是錯

怪我了。不錯我從前是瘋狂。唉！我有一個可

悲的過去；但是我自從愛了阿芒以後，因為

要洗刷這個過去恨不能用盡我最末後的

一滴的血。唉！無論是人家向你怎樣的說我，

我總有我的心就是了，我總還是一個好人，

許將認識我了，就可以看出來了……這是

六五

阿芒使我改變成這樣的——他曾經愛我，如今還在愛我。你是他的父親，你必定也和他是一樣慈悲。我要求你千萬不要對他說我什麼壞話，因為他愛你，也一定會相信你的。我呢，我對於你也是極敬極愛，因為你是他父親。

杜瓦樂：
馬丹，請你寬恕我，我剛纔對於你，實在太唐突了。我以先是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也沒有預料到我如今在你身上所發現的美德。我來的時候，是因爲阿芒不寫信不孝順。非常氣憤，以爲都是你的罪過。馬丹，請你寬恕我罷。

馬格里特：
先生，多謝你向我說到這樣的好話。

杜瓦樂：
所以，我也就以你這樣高貴的情感的名義來要求你給阿芒一個愛他的最偉大的證據。

馬格里特：
哦，先生，我求你不要說這句話罷。我知道你所要求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早就預料到了。噫，我是太幸福了，所以上天罰我叫我來了。

杜瓦樂：
我現在氣也平了。我們倆現在說話，好像兩顆赤心在這裏說話。雖然我們的方向不同，但是我們的愛，卻是一樣的，而我們倆互相爭妒着，要在我們倆所同愛的人身上證明我們對於他的愛究竟是誰高誰下，你說是不是呢？

馬格里特：
是的，先生，是的。

杜瓦樂：
你的靈魂有普通女人所比不上的偉大，所以我現在同你說話，馬格里特，是以一個作父親的名義同你說話。爲着他兩個孩子的終身幸福，來向你求情。

馬格里特：爲着他兩個孩子？

杜瓦樂：

是的，馬格里特，我有兩個孩子。我有一個女兒，青年美貌，純潔得如同一個安琪兒一樣，他愛上了一個少年。她也同你一樣，把終身的希望都交託在這個愛情上面了。不過她在這愛情上是比你有利權的。所以我現在要準備她出嫁了。我把這件事寫信告訴阿芒，阿芒可好，他完完全全做了你的人，許連信也沒有接到；也許是我死了，他也不知道。可是我的女兒我可愛的白朗熙（Blanche），要嫁的是一個誠實的人，她要入一個清白的家庭，而這個家庭也要我們的家庭是同樣的清白。社會是有種種苛求的，尤其是外省的社會。可是你，你在阿芒眼中固然是純潔到極處，你剛纔所表現出的

馬格里特：

情感也使我看出你的純潔，但是社會上一般人的看法可就大不相同。他們所見的，只有你的過去；他們對於你，總要是毫無憐憫地關緊了門。現在是我那女婿家裏，已經知道了阿芒的行爲，而且向我聲明，如果阿芒這樣地繼續下去，他們那方只好退婚了，一個和你無冤無恨的女孩子的終身大事，就要破壞在你的身上啦？馬格里特，你是懂得愛情的也就請你把這愛情的幸福賣給我的女兒罷。

先生，你真是慈祥，竟肯這樣地同我說話，我又怎麼能夠拒絕你這種善意的要求呢？是的，我很明白你的意思，說得有理。我可以離開巴黎，可以同阿芒遠離上許多的時候。這件事對於我，是很痛苦的，但是爲了你，我很

願意這樣做，好使你從此毫無埋怨我的地方……而且，將來回來時候的快樂，也總可以使我我們把分別時候的痛苦忘去。你總可以允許他有時給我寫信；等到你的女兒嫁過了之後……

杜瓦樂：多謝你，馬格里特，多謝你。不過我所要求的是別種的事。

馬格里特：別種的事！你要求的還能比這個更多麼？

杜瓦樂：我的孩子，請你聽我說：我們應當做的事還是直捷爽快地做去罷。一種暫時的分離是不夠的。

馬格里特：那麼，你要我和阿芒完全斷絕麼？

杜瓦樂：非如此不可！

馬格里特：那決做不到！你難道不知道我們倆是怎樣

的相愛麼？你難道不知道我是個無朋友，無父母，無家庭的人。自從他愛了我，原諒了我一切以往之後，他曾發誓要做我的朋友，父母，家族；而我也就把我整個的生命，完全寄託在他的生命裏了。再說你難道不知道我所害的病是不治的病，要活不上幾年了！先生，你要我和阿芒完全斷絕，不是簡直立刻叫我死麼？

杜瓦樂：唉！請你鎮定點兒，不要太悲觀了……你年輕，你美麗，你的病，不過是你以前煩擾生活的疲勞。你一定不會在年紀老了，大家都樂意死的時候以前死。至於我向你要求的犧牲是平常大的犧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無論如何：這個犧牲你遲早總要做的。你聽我說：你認識阿

芒有三個月了，你很愛他。不過這種究竟幼小的愛情難道有權利把他的將來完全破壞麼？你若不是同他斷絕，簡直是我的兒子的一生陷害了。再說這個愛情，你準能擔保他永久不變麼？你也許已經有過這種失望罷。要是後來有一天，你忽然發現你並不愛我的兒子，而另外愛一個別人，那就太遲了！馬格里特，請你寬宥我說這樣的話；不過就以往而論，我是可以有這樣疑慮的。

馬格里特：那決不能。我向來沒有愛過別人，我將來也只能愛阿芒如同我現在愛他一樣。

杜瓦樂：就算是這樣也好。不過，假使你愛他是可靠的，也許阿芒愛你是不可靠的。照他這樣的年紀，心情浮躁能夠作一個盟誓而終身不變麼？你

看一個人心中所有的情愛不是永遠在變幻麼？你看同是一個心，最初是愛父母超乎一切，等到娶妻就愛妻過於愛父母，到後來自己作了父親，就愛孩子，甚於愛父母，甚於愛妻，甚於愛情人。天性是苛求的，因為是發展無度的。所以你們兩個人都是不可靠的，彼此一樣，以上都是猜不定的事。現在你肯不肯再想一想那些真實的同一一定的事，你聽我說是不是？

馬格里特：唉，上帝，你的話我正是聽得太真了。

杜瓦樂：你現在是預備把一切都犧牲在我的兒子身上。他接受了你的犧牲，你想他也能有什麼同樣的犧牲和你交換麼？他佔了你美妙的年華，不過將來厭煩到了，因為厭煩是一定會到的，那時候該怎麼樣呢？或者他同普通人一樣，把

你的過去，當面罵在臉上，揚長一走，說是他不
過同一個人對你的辦法一樣。或者，他是個誠
心的人，和你結了婚，不然至少也得和你永遠
同居在一起。不過這種結合，或者這種的婚姻，
既沒有貞操作根基，也沒有宗教做倚靠，更沒
有家庭做歸結，——這種事，年輕人作來還可
以原諒，等到了成熟的年歲，恐怕人們就要看
他不起了。請問在這種情況，還能許他有什麼
希望？什麼事業？還肯容他進門？我，二十年來，專
心致力地替他謀幸福，請問我還能在我兒子
的身上得到什麼安慰？你們倆的相交，並不是
什麼純潔同情，不是什麼天真感動的結合。不
過僅僅是一種地上人間所最常見的狂熱，是
由此方的一時高興，彼方的一時幻想產生出

來的。到得你們兩人年紀都老了的時候這種
感情還能餘賸下什麼？誰能擔保你將來臉上
第一個綳紋不把他的眼前美麗的幔幕揭開，誰
能擔保他的幻想不隨着你的青春消滅麼？

馬格里特：

唉呀！這實在是眞話啊！

杜瓦樂：

你現在就可以想到你們的將來，是雙重的孤
寂，是雙重的無用。你們到那時還能有什麼記
憶？你們彼此畢竟作了什麼好事？你與我的兒
子，所走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只是偶然
把你們暫時聯合，而理智卻要永遠把你們分
開了。當然在你們這個故意造成的生活裏你
們決沒料到這種種的事情。你同我兒子已經
有了三個月的幸福，請你保持了這個幸福的
清潔，把牠結束了罷。因為這個幸福的繼續是

決不可能的呀！你只可把這個記念留在心裏，只望他能夠使你的靈魂健壯，你能有權利希圖的也只有這些了。你將來總有一天覺得阿芒的犧牲可以自豪而你終身對你自己也有尊重之心。這是一個知道人生的人同你說話，是一個作父親的人向你哀求。馬格里特，請你向我證明，你是真愛阿芒罷，拿出勇氣來罷。

馬格里特：

（自語）

如此，無論他怎麼做，一個墮落的生靈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呀！上帝亦許還肯原諒她，但是人羣社會是決不寬容的呀！其實呢，你本來能有什麼權利，可以到人家家庭的中心去佔一個位置，家庭的位置是只有貞操能夠佔據的呀……你愛麼？那又算得了什麼？

茶花女 第三幕

這成什麼理由！你在你的愛情上無論舉出什麼證據來，人家只是不相信，按說這也是該當的！誰還要來向我們說什麼愛情，說什麼將來！這是多麼新鮮的名詞！你倒也瞧瞧你已經的醜污呵！有什麼男人願意稱你作妻！有什麼孩子稱你作母！先生，你的話不錯，凡是我向我所說的，我都自己驚怕地向自己說過多少次，不過我自己總想法子不把這些話聽到底。現在你也同我說這些話，可見這真是實情了，這是非服從不可的了。你用你兒子的名義，用你女兒的名義，來向我說話，你已經是很看得起我，纔在我的面前用這種神聖的名詞。好，先生，請你將來向你那年輕，美好純潔的女兒說一說；因為我是

爲了她纔把我自己的幸福犧牲了；同她說世界上有過一個女人，她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單獨的希望，只有一個單獨的思念，只有一個單獨的夢想，可是，因爲提起了她的名義，就放棄了一切，用兩手把她的心搗碎就死了！先生，我一定會爲這個事情死的，或者如此上帝能寬宥我罷！

杜瓦樂：（不禁大爲感動）

可憐的女孩子！

馬格里特：先生，你可憐我，我相信你自己也哭了。多謝你的眼淚；你這眼淚叫我有多少勇氣都可以。你要我爲他的安寧，爲他的名譽，爲他的將來，離開你的兒子是不是好，怎麼辦？請你命令罷，我無不照辦。

杜瓦樂：你可以說你不愛他了。

馬格里特：（苦笑）

他怎麼能信？

杜瓦樂：你可以上別處去。

馬格里特：他一定會跟來。

杜瓦樂：那麼……

馬格里特：好，先生，你相信我愛阿芒不是？你相信我是

不願心身地愛阿芒不是？

杜瓦樂：是，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你相信我把我一生歡樂與懺悔，全都放在

了這個愛情裏是不是？

杜瓦樂：是，我相信。

馬格里特：那麼好，先生，請你和我親一次吻，像你親你的女兒一樣。這樣一個吻是我所能接受到

的一個真正純潔的吻；我得了這一個吻，一定可以戰勝了我的愛情。在八天之內，你兒子就準可以回到你身邊去。或者在初起他會痛苦幾時，但是將來他這戀愛病就可以治愈了。我可以同你發誓，他永不能知道了你我今天所經過的事情。

杜瓦樂：（與馬格里特親吻）

馬格里特：你真是個高尚的女孩子。可是，我惟恐……

馬格里特：哦！先生，你用不着怕；他只有恨我了。

（按鈴，那寧那進）

去請杜維奴阿太太來。

那寧那：是，馬丹。

馬格里特：還有最後的一個請求，先生。

杜瓦樂：請罷，馬丹，請說罷。

馬格里特：過幾點鐘，阿芒就要受到他從未受過也許

是永遠不會再受的一個最大的痛苦。那時候，他必須要有一個愛他的人在身邊。先生，我求你在那時候要到這裏來看護他。可是現在我們分手罷。因為他說不定就要回來了。要是他看見你在這裏，那就什麼事都失敗了。

杜瓦樂：不過，你想要怎麼辦呢？

馬格里特：先生，我要告訴你，你的義務上可又要禁止我了。

止我了。

杜瓦樂：那麼，我能對你作什麼事來答報你對我的恩惠呢？

馬格里特：你可以在我死了以後，等到阿芒提起了我

痛恨的時候，你同他把這件事說明，告訴他我是非常愛他，而且我把這個愛情證實了。先生，有人來了，再見罷，我們兩人是今生不會再見的了，祝你一切幸福！

(杜瓦樂出)

第五場

馬格里特，伯呂當司。

馬格里特：(獨自)

上帝啊！請給我些勇氣罷！

(取紙筆寫一封信)

伯呂當司：(進)

我親愛的馬格里特，你叫我來着麼？

馬格里特：是，我要請你作一點事。

伯呂當司：什麼事。

馬格里特：這一封信。

伯呂當司：給誰的？

馬格里特：你瞧罷！

(伯呂當司看信面，大驚)

不要做聲，你馬上就去罷！

(伯呂當司出)

第六場

馬格里特，阿芒。

馬格里特：(獨自，繼續寫信)

現在是要給阿芒寫一封信了。我向他說什麼呢？我瘋了罷，或是我做夢哪罷？這樣的事

怎麼能夠呢！我再也沒有這勇氣……怎麼

能向一個人要求他做超過人類力量的事！

阿芒：(在這時進來了，走向馬格里特坐處)

馬格里特，你在這裏做什麼？

馬格里特：（立起，將信封好）

阿芒啊……沒做什麼，我的朋友！

阿芒：你寫信來着麼？

馬格里特：沒有……是的，

阿芒：爲什麼這樣的慌張，你臉都白了。馬格里特，你這

封信寫給誰的？拿來給我看看？

馬格里特：這封信是寫給你的，可是我要用上天的名

義要求你，請你答應我現在先不給你看。

阿芒：我以爲我們兩個人中間，再用不着什麼拘禁同

秘密了罷？

馬格里特：好像更也用不着什麼猜疑了。

阿芒：請你原諒我，因爲我心中也慌張的很。

馬格里特：爲什麼？

阿芒：我父親來了。

馬格里特：你見着他了嗎？

阿芒：沒有；可是他在我寓中留下一封很嚴厲的信。知

道了我們隱居的地方，我同你一起的生活。亦許

今天晚上他要上這裏來。來了之後，免不得一個

長時間的爭辯。因爲誰知道人們對他說了些什

麼話，我又能拿什麼話去使他明白我們的真情？

不過他等一會一定要看見你，等他看見了你，就

一定會歡喜你的。而況，這有什麼關係呢！我現在

是靠他生活，不錯，可是到了必要時，我去作工謀

生也無不可。

馬格里特：（自語）

他是多麼愛我！

（高聲）

可是我的朋友，你總不應當同你的父親鬪氣。你不是說他就要來麼？好，我先躲開一會，不要叫他一來就碰見我。我一會兒就回來，我只在那裏，離你很近的。我回來就跪在他的面前，我向他哀求地那麼可憐，他一定不忍把我們兩人再分散了。

阿芒：
馬格里特，你說話的神氣不對呀！這裏面有什麼事罷？我想決然不是因為我向你說了我父親要來，就使你驚慌到這個樣子。你差一點就支持不住了。這裏一定有了什麼不幸的事……是這封信……

(伸手)

馬格里特：(止住他)

這封信裏寫着一件事，是我不能向你說的。

你知道世間有許多不能當面說寫在信上也不能讓當面看的事。這封信是我給你一個我愛你的證據，我的阿芒啊，我用我們的愛情發誓；請你就不要再問別的了。

阿芒：
你把這封信留着罷。馬格里特，我什麼都知道了。剛纔伯呂當司已經把所有的事完全告訴我了，我也是爲了這件事上巴黎去的。我已知道你在我身上要做的犧牲。當你爲我們倆求幸福的時候，我也在我那一方面想方法。現在可說什麼都辦妥了。我的親愛又心好的馬格里特啊，你對我這許多的愛情，我將來怎麼報答你呀？

馬格里特：好，你既然知道了，那就讓我走罷。

阿芒：走麼？

馬格里特：我是說離開你一會兒。不是你父親一會兒

就要來了麼？我只離開你兩步，在外面園子裏，同尼、隱脫、居司、打夫兩個人走走。你只須一叫，我就會來的。我怎麼能夠同你分散呢？你父親來了，要是生氣，你要好好地說使他的氣平了，然後我們兩個人的計劃就可以成功了，是不是？我們兩個要永遠地一同生活，依舊地相愛，快樂得如同這三個月以來一樣。因為你是快樂的是不是？你沒有絲毫埋怨我的地方是不是？你可以告訴我，這是可以使我心裏好過的。可是，要是我有什麼使你難過的地方，那要請你饒恕我，因為那是不由我的，因為我愛你是超過了世界的一切，你也是愛我的，是不是？那麼，無論我給你的這個愛情證據是什麼樣子，你也不

榮花女 第三幕

會怨恨我，咒罵我……

阿芒：你爲什麼哭起來？

馬格里特：因為我須要哭一會。現在好了，你瞧，我鎮定了。我去找尼隱脫、居司、打夫兩人去了。我就

在那裏，我永遠地近着你，永遠地預備着同你相聚，永遠地愛着你。你看，我微笑了一會兒再見，這是我永遠給你的！

（以手置唇上作接吻狀，出）

第七場

阿芒，那寧那。

阿芒：（獨自）

親愛的馬格里特，你看她爲一個分散的意思就驚恐到這個地步！

（按鈴）

七七

她是多麼愛我啊！

(那寧那入)

那寧那，一會兒有一位先生要來，是我的父親，來了你就請他到這裏來。

那寧那：是，先生。

(出)

阿芒：也不用着這樣地驚慌。我父親一定會明白我。再說過去是已經死去的事了。何況馬格里特比一切別的女人是如何的不同。剛纔我碰見了那位歐藍伯，她總是那樣地忙宴會忙快樂！這一班不知戀愛的人，只好拿雜亂的聲音去沖滿他們心中的孤寂。她說過幾天，要開一個跳舞會。她還請我，請我和馬格里特。倒好像是我們倆，還有意回到他們那裏社會裏去似的！唉！怎麼她不在這裏，

這時間就使我覺得時間這麼長……這是什麼書？馬農雷斯！哦，馬農一個人真心愛的女人是會做你那種事的……這裏怎麼會有這麼一本書？

(那寧那拿了一盞燈進來，隨即出去——信手

揭開書來，誦讀)

「我親愛的英雄，我向你發誓：你是我的心所崇拜的偶像，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能夠使我愛得像我愛你這樣愛。可是，我可憐的愛人哪，你看出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麼？在這種情形之下，真操簡直地是惡德。你相信人在缺乏麵包的時候還能盡量地溫存麼？饑餓將要使我们作些致命的錯誤事，或許一天我餓死了還以為吐一口愛的嘆息呢！我是死心地愛你的，這個你可以放心，但

是你容許我些個時候來把我們的財運安排一下；誰要掉在我的網裏算是他倒了霉了！我是爲你的幸福去工作了。我的兄弟會把我的消息告訴你，並且也會告訴你說你的馬儂因爲不得已離開你會經如何地哭啼……」

（將書推開，爲之不快者移時）

她這話說得很有理由；可是她並不是愛，因爲愛情是不懂理智的……

（走到窗口）

讀了這一段書使我很不舒服；這書裏的話太不真實了……

按鈴

七點！我父親今天不見得會來了。

（那寧那入）

茶花女 第三幕

去請馬丹進來。

那寧那：（窘）

馬丹不在這裏，先生。

阿芒：在那兒哪？

那寧那：在路上。她叫我同先生說：她立刻就回來。

阿芒：是和杜維奴阿太太一塊兒去的麼？

那寧那：杜維奴阿太太比馬丹先走一會。

阿芒：好了……

（那寧那出）

她亦許是到巴黎去料理拍賣傢俱的事情了。幸而我已關照過了伯呂當，她總能想法阻止她！

……

（就窗口向外望）

好像園裏有一個影子。這一定是她。

(喚)

馬格里特！馬格里特！馬格里特！沒有人……

(走到門外，繼續着喚)

那寧那！那寧那……

(回到室中，按鈴又叫)

那寧那！那寧那！那寧那也沒有聲音了，這是怎麼一回事！這種空空洞洞的叫，我發冷。這沉靜之中，一定有了什麼不幸的事。爲什麼我把馬格里特放走？她一定有什麼事瞞着我。她剛纔哭了！她欺騙我……她欺騙我！不能呵！她還正在打算把一切都犧牲在我的身上……我想她一定遭見什麼事了……也許她受傷了……也許是死了罷！我總得問問去……

(要走向園中去，剛到門口，就碰到了外面進來

的送信的)

第八場

阿芒，送信人。

送信人：阿芒，杜瓦樂先生在這兒嗎？

阿芒：就是我。

送信人：你有一封信。

阿芒：那裏來的？

送信人：巴黎來的。

阿芒：誰叫你送來的？

送信人：是一位太太。

阿芒：你怎麼一直就進來了？

送信人：外面園門是開着，進了門，也沒碰到

看見這裏有燈光，所以我……

阿芒：好好，你去罷！

(送信人出)

第九場

阿芒，杜瓦樂。

阿芒：

這封信是馬格里特寫的……我爲什麼這麼樣慌亂？一定是她在什麼地方等我，叫我找她去……

(將要把信拆開)

我有點兒發抖。唉！我真是孩子！

(杜瓦樂從外入，立阿芒之後；阿芒拆信，讀)

「阿芒，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

(大怒，叫一聲，回過頭去，看見他父親，卽像暈倒一般，投身於他兩臂之內)

唉呀！爸爸！

第四幕

歐藍伯家裏的一個極講究的客廳——有樂隊的
聲音，有跳舞；有客人們往來的動作；燈光極亮。

第一場

阿兒東，阿兒杜玉兒，醫生，伯呂當司，阿那衣司，男女
賓客；後來到的是善戈丹，歐藍伯。

阿兒東：（正做着「巴嘎啦」(Baccara)的莊）

來呀！先生們！押呀！

（巴加啦是一種牌紙戲，一人做莊，餘人注下，
有些像中國的牌九。）

阿兒杜玉兒：莊家有多少錢？

阿兒東：有二千法郎。

阿兒杜玉兒：那麼我在右邊押五個法郎。

阿兒東：押五個法郎，你述問莊家有多少錢做什麼？

阿兒杜玉兒：那麼憑嘴說，我押二百法郎行不行。

阿兒東：不行，不行，不行，（向醫生）你怎麼樣？醫學博
士，你押不押？

醫生：我不押。

阿兒東：你在那裏作什麼哪？

醫生：我在這裏同一般美麗的姑娘們談天，也好叫她
們認識認識我。

阿兒東：人們要認識了你，你也可以得一個好名氣！

醫生：嘻！我所能得的，也只有這個。

（圍着這張賭桌坐的人，大家隨意說笑。）

阿兒東：要是大家只是這樣的賭，我可不做莊了。

伯呂當司： 等一等，我來押十個法郎。

嘎司東： 錢呢？

伯呂當司： 在我皮包裏。

嘎司東： （笑）好，你拿出來看一看，我就給你十五個

法郎。

伯呂當司： 唉！糟糕，我把皮包忘在家裏了。

嘎司東： 這纔是一個忠心爲主的皮包！算了，我給你

二十個法郎作本吧。

伯呂當司： 回頭我還你。

嘎司東： 別說廢話了。（分牌）我是九點。（把桌上的

錢全數向身邊掃去。）

伯呂當司： 他總是贏。

阿兒杜玉兒： 你瞧，我輸了一千法郎了。

阿那衣司： 大夫，請你替阿兒杜玉兒治一治他的說謊

病吧！

醫生： 這是青年病，年紀一大就好了。

阿那衣司： 他說輸了一千法郎，他來的時候，身邊只有

四十個法郎。

阿兒杜玉兒： 你怎麼知道的。

阿那衣司： 你有多少錢還用打開你的錢包看麼？

阿兒杜玉兒： 我是只帶四十法郎，這不過證明我窮，證

明我欠了人家九百六十法郎就是了。

阿那衣司： 我真可憐你的債主人。

阿兒杜玉兒： 好朋友，你這個話可不對，我有債向來還

的，你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嘎司東： 好了，先生們，押錢吧，我們不是上這兒開玩笑

來了，

歐藍伯： （借善戈當同進）

你們還賭錢哪。

阿兒杜玉兒：可不是。

歐藍伯：善戈丹，給我二百法郎，讓我也來賭一賭。

嘎司東：歐藍伯，你今天晚上這個宴會真佈置得好極

了。

阿兒杜玉兒：善戈當知道他花了多少錢。

歐藍伯：他那裏會知道！他夫人纔知道呢。

善戈當：這話可妙極了！哦大夫，你在這兒哪，好哇。

（低聲）

我要請你給我診治診治，有的時候，我感覺得

心神昏亂。是什麼原故啊？

醫生：那還用問麼？

歐藍伯：他問了你些什麼話？

醫生：他說他有點腦筋病。

歐藍伯：他這是往自己臉下貼金，他那裏會有腦筋？善

戈丹，我輸了，你來替我撈一撈本吧。

伯呂當司：善戈當，你借我六十個法郎吧……

（善戈當如言給之）

阿那衣司：善戈當你替我拿一點冰淇淋來吃。

善戈當：等一等。

阿那衣司：那麼請你把黃馬車的故事講給我聽聽吧。

善戈當：好，我去，我去。

（出）

伯呂當司：（向嘎司東）

你還記得黃馬車的故事嗎？

嘎司東：怎麼我不記得！不是那天在馬格里特家裏，歐

藍伯向我們講的麼？真個的，馬格里特今天來

了沒有？

歐藍伯：她一會兒就來。

阿芒呢？

伯呂當司：阿芒不在巴黎……你還不知道他們倆的

事麼？

阿那衣司：不知道。

伯呂當司：他倆散了。

阿那衣司：怎麼？

伯呂當司：是的，是馬格里特把他甩了。

阿那衣司：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伯呂當司：有一個月了，馬格里特這一件事辦得不錯！

阿那衣司：爲什麼？

阿那衣司：與其等男人甩你，不如你先下手甩他。

阿兒杜玉兒：諸位，我們到底是還賭不賭了？

阿兒杜玉兒：你這個人真討厭，難道我爲了你下了一百個

茶花女 第四幕

銅子的注，就得要把我的手都磨破了地替你

分牌嗎？你們這幫叫阿兒杜玉兒的都是這個

樣子。幸虧除了你，以後再也沒有叫阿兒杜玉

兒的了。

善戈當：（重入）

阿那衣司：哪你的冰淇淋來了。

阿那衣司：你怎麼去了這們半天纔回來？真難爲了你

老人家了。其實，按說你這個年紀……

阿那衣司：（立起）

諸位，我的莊完了。——說起賭這件事來也真

奇怪，比方有一個人同我說：『噯司東，你來替

大家分一夜的牌，我送你五百法郎。』那淺是

一定不幹的。可是我現在替大家分了兩點鐘

的牌了，反倒送出去兩千法郎賭，這個玩藝兒

八五

可真是一個好生意，

(一個別的男客接下去作莊了。)

善戈當：你不賭了麼？

啞司東：不賭了。

善戈當：(指着後方桌子兩個打紙牌的賭客)

那麼我們倆人來賭個小東道。我們猜猜這兩

位誰勝誰負，誰猜中了誰贏。

啞司東：我有點不信任你，是不是你特請來的呀？

善戈當：這是歐藍伯的朋友！是她在外國時候認識的。

啞司東：真漂亮啊。

伯呂當司：瞧，阿芒來了。

第二場

同上，增一阿芒。

啞司東：(向阿芒)

剛才我們還談到了你。

阿芒：你說的什麼來着？

伯呂當司：都說你在都爾，今天未必能來了。

阿芒：那你們算猜錯了。

啞司東：你什麼時候到巴黎的？

阿芒：到了有一點鐘了。

伯呂當司：哦？我親愛的阿芒，你有什麼新鮮事情講給

我聽聽嗎？

阿芒：好朋友，沒有，你呢？

伯呂當司：你見着馬格里特沒有？

阿芒：沒有。

伯呂當司：一會兒她就來。

阿芒：(冷冷的說)

哦！那麼我可以看見她嗎！

伯呂當司：怎麼你說話這種神氣？

阿芒：那麼你要我怎麼說話呢？

伯呂當司：這麼說，你心上的病已經完全好了麼？

阿芒：完全好了。

伯呂當司：那麼說，你是再也不想馬格里特了？

阿芒：若是我同你說我完全地不想她了，那是我說謊。

不過，她這種毫不客氣地同我分散，不免叫我想到我從前那樣的愛她，真是愚蠢到極點，因為我從前是真正地愛她。

伯呂當司：她從前也是很愛你，就是現在，也還有點愛

你，不過那時已然是不得不和你分散的了，再不然她的全家都要拍賣了。

阿芒：全還清了，是瓦爾維樂給她做的基本金是不是？

伯呂當司：是的。

阿芒：那是，可以說是百凡順利了。

伯呂當司：有許多男人天生來是專為報效女人的。

總而言之，他算達到了目的了。他已經替她把車輛、首飾，以及當初所有的奢華，全都恢復回來了。要論快樂的話，她可以說是真快樂了。

阿芒：她回巴黎來了麼？

伯呂當司：那自然。自從你離開了歐得月之後，她再也不肯到那裏去了。她的東西，還是我代替她去收拾的。連你的東西，也是我去收拾的。我想起來了。還有許多東西交還你。你可以打發人到我那兒取去好了。只有你隨身所帶的一個小皮夾子，上面有你的名字，是她要去留下了。要是你不肯給她的話，我可以

去向她要來。

阿芒：（動感情）

由她拿去吧！

伯呂當司：

她現在更不比從前了：她簡直不睡覺了，整夜整夜的在各處跳舞場裏跑。最近有一天，

吃了消夜回去，一病就病了三天不起床。到

稍稍好了一點，醫生許她起床了，她又不願

死活的出門去胡鬧了，照着這樣子下去，怕

她也就活不久了吧。你想去看看她不？

阿芒：

不，並且我要避免同她分辯一切的，已往的事，就算得了一場中風病，死了。但願上帝看管她的靈

魂吧，假使往事是有靈魂的。

伯呂當司：

好！你倒是很懂道理，我喜歡極了。

阿芒：

（看見了居司打夫進來）

我親愛的伯呂當司，我有幾句話要同這位朋友

談談，你允許我麼？

伯呂當司：好好，

（回到賭桌上）

怎麼樣了，我押十個法郎。

第三場

同前場，增一居司打夫。

阿芒：好！你接到了我的信麼？

居司打夫：那自然，你瞧，不是我來了麼？

阿芒：這種的跳舞會你是不到來的，這回我請你來，你

總有點兒奇怪吧！

居司打夫：是，真有點兒奇怪。

阿芒：你有好久沒有看見馬格里特了麼？

居司打夫：有好久沒有看見了，還是那天同你一塊兒

看見她的。

阿芒：那麼，我們的事，你是完全不知道了。

居司打夫：完全不知道；請你告訴我吧！

阿芒：你從前是相信馬格里特是愛我的，是不是？

居司打夫：就是現在我還相信。

阿芒：（從身間取出馬格里特的信，給他）你看這封信！

居司打夫：（看完之後）

這是馬格里特寫的嗎？

阿芒：是她寫的。

居司打夫：什麼時候寫的？

阿芒：有一個月了。

居司打夫：你怎麼回覆她的呢？

阿芒：我叫我怎麼回覆她？這個打擊是那末想不到，我

簡直地以為我瘋了。你想想看，她馬格里特！欺騙了我！那末樣愛她的我，這種女人，簡直是沒有魂靈。我經過了這樣一件事，自己覺得除非一種親切的愛來調劑調劑，恐怕就不能生活。因此我就讓我父親把我領回到都爾去了，像領着了個麻木不仁的東西一樣。我到了都爾了，我先想總可以好好地生活了，但是作不到；我睡也睡不着了，氣都喘不上了，我實在太愛這女人了，怎樣能夠對她一下就漠不相干。我現在只有兩條路好走：或者是愛她，或者是恨她。現在我真是支持不下了；要是我不能看見她，不能聽見她當面向我說這封信是她自己寫的，我簡直是非死不可。我今天來了，因為她今天也要來的。我與她見面之後，究竟要有些什麼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無

論如何，總不免要發生一點事，也許我需要一個朋友在我身旁。

居司打夫：我親愛的阿芒，我要完全替你效力。不過，我

用上天的名義請你仔細想一想。你現在是和一個女人辦交涉。使女人難堪總像是一種懦怯行爲。

阿芒：不錯，可是她有她的愛人，她的愛人一定要向我責問理由的。要是我作了這種懦怯的事，我也儘有我的血可以洗刷它！

男僕：
(通報)

馬格里特、高傑小姐、法爾維樂男爵到。

阿芒：聽，他們來了！

第四場

同前場，增瓦爾維樂與馬格里特二人。

歐藍伯：(走到馬格里特面前)

好來得太晚了！

瓦爾維樂：我們是在奧貝啦看完了戲纔來的。

(與在座諸男一一握手)

伯呂當司：(向馬格里特)

你好麼？

馬格里特：很好！

伯呂當司：(低聲)

阿芒在這裏。

馬格里特：(窘，慌亂)

阿芒？

伯呂當司：是的！

(這時候，阿芒正走近了賭棹邊，抬頭向馬格里特看了一眼；馬格里特很恐慌，微微向

他一笑；他也冷冷的點頭還禮。

馬格里特：我錯了，我不該到這跳舞會裏來。

伯呂當司：我的意思正同你的相反，你們倆遲早總有

一天要相見。與其遲，不如早。

馬格里特：他和你說話沒有？

伯呂當司：說的。

馬格里特：說到了我嗎？

伯呂當司：那自然。

馬格里特：他說什麼來着……

伯呂當司：他說他並不同你生氣，說你這事作的很有

道理。

馬格里特：要能這樣，那好極了。不過不見得是這樣，他

剛才向我點頭，是多麼冷淡；你看他的臉色

是多麼的白。

瓦爾維樂：（低聲向馬格里特）

阿芒杜瓦樂先生在這裏。

馬格里特：我知道的。

瓦爾維樂：你可以發誓說你以前不知道他在這裏麼？

馬格里特：是，可以發誓說不知道。

瓦爾維樂：你能不能答應我不同他說話呢？

馬格里特：我可以答應你。可是，他來找我說話，我可不

能答應你不回答他。——伯呂當司，你在這

裏陪着我，別離開我。

醫生：（向馬格里特）馬丹，晚安。

馬格里特：啊，是你啊，大夫。你爲什麼定着眼瞧我？

醫生：我在你的面前，也只是這樣地看看你了。

馬格里特：你看我又改變了，是不是？

醫生：我請你好好地保養你自己，我明天看你去，好痛

痛快地罵你一頓。

馬格里特：就這麼辦，你責罵我罷，那我是感激不盡的。

了。——怎麼你就要走了麼？

醫生：不走呵，不過快走了，我六個月以來每天都是在

這個時候去看一個病人，向不遲誤。

馬格里特：你這人做事真忠心啊！

（醫生吻馬格里特手，退）

居司打夫：（走近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晚安。

馬格里特：哦，居司打夫啊，我見到了你真快活！尼囉脫

來了沒有？

居司打夫：沒有。

馬格里特：哦，對不起，我問錯了。她是不應該到這種地方來的。——咳，居司打夫，你好好地愛她罷。

能夠被人愛是多麼幸福！

（抹眼淚）

你怎麼了？

我真是苦命，就是了！

好了，好了，請你不要哭罷。——你為什麼今天要到這裏來？

天要到這裏來？

我現在，難道還能自己做主麼？而況，照我這

樣的情形，難道我還不應該做這種狂亂的

生活來騙騙自己麼？

你猜怎樣着，你若相信我，請你立刻離開這

跳舞會罷。

爲什麼？

因爲不知道等一會兒要鬧出什麼來……

阿芒……

馬格里特：

阿芒恨我，是不是？

居司打夫：

不是。阿芒愛你。你看他這種急燥的樣子，他已經鎮定不住自己了。說不定要同瓦爾維樂先生鬧出一件事情來。你不如推托一聲身體不舒服，趁早就走罷。

馬格里特：

阿芒要爲我同瓦爾維樂決鬪麼？你的話有理，我走罷。

(起立)

瓦爾維樂：

(走近她身旁)

你到那裏去？

馬格里特：

我的朋友，我有點兒不舒服，我想先走了。

瓦爾維樂：

不，你並沒有不舒服，馬格里特。你要走，只是因爲阿芒在這裏而並不注意你，不過你要明白，我不願意，也不能夠，因爲有他就要離

開這個地方。我們既然到這跳舞會來了，我們就不走了。

歐藍伯：

(高聲)

今天奧貝啦是什麼戲呀？

瓦爾維樂：

演的是愛妃。

阿芒：

這是個女人欺騙她愛人的故事。

伯呂當司：

吶！這算什麼新鮮戲呀？

阿那衣司：

也可以說這個話說錯了；世間那裏有女人

會欺騙自己的愛人？

阿芒：

我敢說這種事是有的，我敢說。

阿那衣司：

那裏有？

阿芒：

到處都有。

歐藍伯：

不錯。不過愛人得看是什麼愛人。

阿芒：

不過女人，也得看是什麼樣的女人！

暖司東：「阿芒，你是怎麼了！你怎麼押這樣大的注子。」

阿芒：爲的是看看俗語說得對不對：「情場要失意，賭場必得意。」

暖司東：那麼說你今天情場中一定失意得不得了，因爲你可真贏得不得了。

阿芒：我的好朋友，我要儘今天一夜，贏一筆大錢，到鄉下去走一走。

歐藍伯：你一個人去麼？

阿芒：不是，是同一個女人去。這個人從前已經同我去過一回，可是後來丟棄了我。也許我闖了……

（自語）她簡直就不回答我的話啊！

屠司打夫：阿芒，你住了罷，你瞧那可憐的女孩子，讓你蹇到什麼地步了。

阿芒：這是一段好故事，我非講給你們聽聽不可。這裏

有一位先生，他到臨了會出臺的好像劇場大轉臺上面的神仙，好到令人五體投地。

瓦爾維樂：先生！

馬格里特：（低聲向瓦爾維樂）

要你同杜瓦樂先生吵架，你從此你休想再見我了。

阿芒：您不是同我說話麼，先生。

瓦爾維樂：不錯，先生。我看你贏了這麼許多，不免有點兒眼紅。而且我已知道你贏了錢以後的用法，所以我急於要看見你多贏一點。我們兩人來賭一下好不好？

阿芒：（向瓦爾維樂正看）好，歡迎之至，先生。

瓦爾維樂：（走到阿芒面前）

我賭四千元郎，先生。

阿芒：（驚異而帶渺視）

四千元郎麼！你押那一邊，先生？

瓦爾維樂：那由你；我押你所不押的那一邊。

阿芒：我四千元郎押左邊。

瓦爾維樂：我四千元郎押右邊。

暖司東：右邊四，左邊九，是阿芒贏了！

瓦爾維樂：那麼再押八千元郎。

阿芒：好，就八千元郎先生，我請你留心些。俗語說：「情

場上失意的，賭場上得意，」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情場上得意的，賭場上失意。」啊！

暖司東：六八！又是阿芒贏了。

歐藍伯：算了算了，杜瓦樂先生到鄉下去的錢，是男爵

舉他出了。

馬格里特：（向歐藍伯）

上帝啊，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啊！

歐藍伯：（設法將他們分拆開來）

先生們，宵夜預備好了。

阿芒：先生，我們接着賭下去麼？

瓦爾維樂：不；這時候不賭了。

阿芒：我是應該容您復賽一次的，您要任何的賭法我

都贊成。

瓦爾維樂：先生，您放心。我總會利用您的好意。

歐藍伯：（握着阿芒的手臂）

你今天的運氣真好！

阿芒：我贏了錢，你也來同我親熱起來了。

瓦爾維樂：馬格里特，你來麼？

馬格里特：等一等，我有幾句話要向伯呂當司說一說。

瓦爾維樂：要是你在十分鐘之內不來，我要回來找你

的馬格里特，我先和你說明白了。

馬格里特：好，你先去就是了。

第五場

伯呂當司與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去找阿芒，用最神聖的名義請他來和我說

話，我非和他說幾句話不可。

伯呂當司：要是他不肯來呢？

馬格里特：他不會不肯的。他太恨我了，決不肯失掉了

這個罵我的機會，快去罷！

第六場

馬格里特，獨自。

馬格里特：這可要鎮定了心同他說話。總要他把已經

相信的事，一直相信下去。我同他的父親做

的信約，我能不能有勇氣一直守到底呢？上帝！請你讓他輕視我，仇恨我！既然只有這一個方法是可以免去不幸的……哦，來了！

第七場

馬格里特與阿芒。

阿芒：馬丹，你叫我麼？

馬格里特：是的，阿芒，我有話向你說。

阿芒：說罷，我聽你說。是不是你要分辯？

馬格里特：阿芒，不是，不是為這個，並且我請你不必再

提往事了。

阿芒：這也很對；因為往事裏面對你實在太可恥了。

馬格里特：阿芒，請你不要使我難堪，請你不要恨，不要

惱怒，不要輕視地聽我說話，阿芒你來拉了我的手。

阿芒：馬丹，那作不到，要是你要說的只是這些話……

（要向外退出）

馬格里特：誰想到竟有一天我要同你拉手，而你竟會

拒絕我？可是，現在的問題，並不在這上面。阿

芒，我同你說，你還是走罷。

阿芒：要我走麼？

馬格里特：是的！你還是回到你父親的身邊去罷，而且

要馬上走。

阿芒：爲什麼呢，馬丹？

馬格里特：因爲瓦爾維樂先生要向你挑釁。一切我決

不願意爲了我一個人，鬧出什麼不幸；我願

意我獨自一個人受苦。

阿芒：這樣說，你是勸告我在一種挑戰之前脫逃！你要

勸我做一個怯懦的行爲！其實呢，像你這樣的女

人，除了這種勸告之外還會作什麼勸告？

馬格里特：阿芒，這一個月以來，我難過到簡直沒有氣

力向人說了；我很知道我的病是在一天天

地增加，一天天地把我燃燒。阿芒我請你看

你我兩人已往的愛情的面上，請你看在我的

此後所要受的苦痛的面上，請你看在你的

母親你的姊妹的面上，你趕快離開我，回

到你父親的身邊去罷。假使可能的話，我請

你把我忘了，忘到連我的名字都不要記起

罷。

阿芒：馬丹，我明白了：你現在所以害怕的發抖，只是爲

着你的愛人，爲着那代表你的財產的愛人。我可

以一寶劍或一手槍使你破產，實在那纔是你的

大不幸。

馬格里特：也許你會死傷，那纔是真正的不幸。

阿芒：我死我活，與你什麼相干？當你寫信寄我，說「阿芒，忘了我罷，我是別人的情婦了」的時候，你會願到我的死活麼？我接到了你的信並沒有死，因為我是要復了仇纔肯死。唉！你以為這件事就這樣的過去了麼？你以為你就白白地搗碎了我的

心，我就不同你也不同你的同夥算帳麼？不見得！我這回到巴黎來，是要同瓦爾維樂先生拿血來說話！即便使你傷心而死，我也要把他殺死，我起誓一定這樣做。

馬格里特：經過的事，瓦爾維樂並不知道。

阿芒：馬丹，只要你愛他，就殼得上使我恨他的了。

馬格里特：你總該知道我並不愛他，我也不能愛這個

人！

阿芒：那麼，爲什麼你把身子獻給了他？

馬格里特：阿芒，請你不要問我；我不能向你說。

阿芒：那我就向你說了：你把你身體獻給他，因爲你是一個沒有良心，沒有情義的娼婦，因爲你的心是商品，因爲你的愛情是誰要買就可以賣給誰的，因爲當初你眼看得你要爲着我犧牲了，而你的勇氣不夠，被你的卑賤的天性戰勝了；因爲我這樣地一個人，雖然願意把我的一生貢獻給你，把我的名譽也交付給你，在你看起來，還比不上你的車，你的馬，你頸上所戴的金剛鑽！

馬格里特：不錯，是的，這都是我做的事，我真是卑劣無恥的東西，我就沒有愛過你，我欺騙了你。可是我愈是卑劣，你愈不該記念我，你就愈不該拿你的生命和你一家人的生命爲我去

冒險。阿芒啊，我跪着求你！你走罷！你就離開巴黎罷，再也不要回頭看了！

阿芒：可以，不過一個條件。

馬格里特：什麼條件我都可以接受。

阿芒：你跟我一同走。

馬格里特：那，那做不到！

阿芒：那作不到？

馬格里特：哦！上帝啊！給我些勇氣啊！

阿芒：（疾走至門口，重又回來）

馬格里特，你聽着。我現在已經瘋了，好像有了熱病，我的血好像燃燒，我的腦好像水滾，我已到了什麼事都能作的一步，即使是件醜的事。我先以為是怨恨聳動着我來找你，現在我纔知道那聳動我的實在是愛情，是那不可抑制的，激憤的，狂

茶花女 第四幕

怨的，加着惱恨，輕視與恥辱的愛情。因為我真覺得慚愧，在這種事件發生之後，我還是愛你。既然這樣，只要你向我說出一句懊悔的話，把你的過失付之於偶然，付之於命運，付之於怯弱，那麼，我就什麼都可以忘了。那個男子有什麼關係？我恨他只是因為你愛他。馬格里特，只須你向我說一聲你還愛我，我就原宥你，我們從此逃出了巴黎，或者說，逃出了既往，假使必須我們就逃到大地，的盡頭，直逃到看不見人影的地方，在這世界上，只要我們兩個緊守着我們的愛情。

馬格里特：（氣竭）

你所說的這些幸福。只要過上一點鐘，就拿我的性命做代價都可以；無如這個幸福是不可能的。

九九

阿芒：你還是這麼說麼？

馬格里特：有一道無底的深淵隔開了我們，我們即便能聚合在一起，也只有不幸。我們實在是不能相愛了！你就走罷，忘了我罷！實在非如此不可，我已經爲這個發過誓了。

阿芒：你對誰發過誓。

馬格里特：對一個有權利叫我發誓的人。

阿芒：（更怒）

對瓦爾維樂先生不是？

馬格里特：是的。

阿芒：（握住馬格里特的手臂）

對你愛的瓦爾維樂先生是不是？你向我說一聲你愛她，我就走。

馬格里特：不錯，是的，我愛瓦爾維樂先生。

阿芒：（將她推在地上，舉兩手向她，繼疾至門口，向門外別一室中之諸賓客高喚。）

大家進來！

馬格里特：你做什麼？

阿芒：你們認識這個女人麼？

衆：馬格里特高傑！

阿芒：是馬格里特高傑。你們知道她所做的事麼？她把她的所有的東西都賣去了和我同居，她愛我愛到這樣。這是多麼偉大是不是？你們也知道我所做的事麼？我簡直像個無賴。只受她是恩惠始終沒有報答。不過現在還不太晚。我很慚愧，所以今天來彌補這個罪過。請大家在此做個見證，我對這個女人的帳目算算清了。

（以鈔票一疊，擲於馬格里特身上。）

馬格里特：

（大叫一聲，向後暈倒。）

唉！

瓦爾維樂：

（怒，以手套向阿芒面上擲去。）

先生，你真是卑怯的東西！

（大眾疾趨上前，將兩人分拆開來。）

第五幕

馬格里特的臥室。——靠後壁有床；帳簾半垂。——右邊有火爐，火爐前有一張長椅，上面躺着嘎司東。——只有一盞不甚明亮的陪夜的燈。

第一場

馬格里特，睡着；嘎司東。

嘎司東：（擡起頭來聽了一聽）

我睡着了一會……她沒要什麼罷？沒有，她睡着了……幾點鐘了？七點鐘了……天還沒有亮咧……我先來添點火罷？

（卽至火爐旁料理添火）

馬格里特：

（醒轉來）

那寧那！給我點兒水喝。

嘎司東：好孩子，我來拿給你。

馬格里特：（擡了一擡頭）

是誰在這裏？

嘎司東：（調好了一杯水拿上）

是我，嘎司東。

馬格里特：你怎麼會在我房間裏？

嘎司東：你先喝罷，喝了我同你說。——夠不夠？

馬格里特：夠了。

嘎司東：我生來就愛做看護生。

馬格里特：那麼那寧那到那兒去了呢？

嘎司東：她睡哪。我昨天晚上十一點鐘到這裏來，看看你好點沒有，可憐的那寧那，可真是累的要跌

倒。我那時正是相反，精神好極了。我就叫她睡去了，我就靠着火睡在長椅上，過了很舒服的
一夜。我聽着你睡，心上很快活；好像我自己睡
覺一樣。今天早晨覺得怎麼樣？

馬格里特：很好，我的好嘎司東啊！你這麼勞苦，有什麼
用呵？

嘎司東：我在跳舞場裏過夜，不是常事；能有機會陪着
病人過幾夜不也很好麼？——而且我還有幾
句話要同你說說。

馬格里特：什麼話呢？

嘎司東：你是不是有點兒困難？

馬格里特：怎麼我有點兒困難？

嘎司東：是的，你沒有錢用，是不是？我昨天晚上，看見客
廳裏有一個要帳的，我就開發了他，叫他滾了。

這還不算，我看你這兒是沒有錢啦，而總要有
點纔好。我呢，我自己也沒有多少錢：在賭場裏
輸去的，已經不少；又買了許多年底送人的許
多無謂的禮物。（吻她）我想起來了，還沒有
給你拜年，祝你今年又好又幸福……那邊一
個抽屜裏，我給你留了五百法郎；多借用完了，
還可以有的。

馬格里特：（感動）

你真心好！人家都稱你是半瘋，而你又自始
至終只是我的朋友，偏是你這樣關心我，侍
候我。

嘎司東：這有什麼……現在你猜我們做什麼去？

馬格里特：你說罷。

嘎司東：今天天氣好極了！你晚上已睡了八點鐘的好

覺現在還早，你還可以再睡一會。下午一點到三點，一定有很好的太陽。那時我來找你，你多穿些衣服，我們一同坐車出去看看。到今天晚上，你猜誰能睡好覺呵？一定是我的好馬格里特。現在我看我母親去了。她今天怎麼樣地接待我，恐怕只有上帝知道。因為我已經兩個禮拜沒有去看她了。我同她一塊兒吃午飯，一鐘就到這裏來，你說好不好？

馬格里特：好，我想法子長點力氣罷……

嘎司東：你一定能有力量，一定能！

(那寧那入)

進來罷，那寧那！馬格里特醒了。

第二場

同前場，多一那寧那。

馬格里特：你累了麼，我這可憐的那寧那啊！

那寧那：只有一點兒累，馬丹。

馬格里特：開一開窗，放一點陽光進來，我想起來。

那寧那：(開窗，向街上望)

馬丹，醫生來了。

馬格里特：好醫生！他每天出門，總是先到我這裏。

嘎司東，你出門的時候，請你不要把門關上。

——那寧那，你來扶我起來。

那寧那：馬丹，可是……

馬格里特：我要起來！

嘎司東：下午見。

(出)

馬格里特：下午見。

(撐持著想要起來，可又重新跌了下去；後

由那寧那勉強把她扶起，情她到了長椅旁邊，恰巧醫生也進來了，兩人相對着料理她（坐下。）

第三場

馬格里特，那寧那，醫生。

馬格里特：我親愛的醫生，早安！你一清早就來看我，你待我真好啊！——那寧那，去看看有什麼信沒有？

醫生：我來給你看看脈。

（馬格里特伸手）

——你覺得怎麼樣，好一點麼？

馬格里特：壞一點，可也好一點。壞的是身體，好的是精神。昨天晚上，我是那麼樣的怕要死，就去找一個神父來。我本來是痛苦，失望，怕死，後來

他來了，他同我談了一點鐘的話，把我的失望，恐懼，懊悔，全都帶走了。後來我就睡着了，現在纔醒。

醫生：馬丹，都很好，我可以答應你，一到交春，你的病就完全好了。

馬格里特：多謝你，醫生……這是你的責任要這樣說。雖然上帝說說謊是罪惡，他可以替你們做醫生的留下一個例外，許你們每天看多少病人就說多少謊話——

（那寧那入）

你拿着些什麼？

那寧那：都是禮物，馬丹。

馬格里特：啊，不差，今天是一月一日……這一年以來，經過了多少事啊！去年今日此刻，我們有許

多人在一塊兒吃飯，唱歌，我們把對舊年的歡笑，轉移給新年。現在呢，醫生啊，我們那歡笑的時光那裏去了？

（將包裹一一解開）

——這是一只戒指，是善戈丹的名片。——啊，好人哪！這是一只手鐲，是琪萊伯爵從倫敦寄來的。——要是他看見了我現在這個樣子，他不知道要怎麼樣地發急呢……還有些糖……唉，人們並不像我想的那麼善忘！——醫生，你是不是有一個小姪女？

醫生：是的，馬丹。

馬格里特：就請你把這糖轉送給她吃罷；我是已有好久不吃糖了。

（向那寧那）

就是這些麼？

那寧那：還有一封信。

馬格里特：誰能給我寫信哪？

（接過信來拆開）

你把這一包糖送下去擱在醫生的車子裏。

（讀信）

「我的好馬格里特，我上你那裏去看你，恐怕總有一二十次罷，可是一次都沒有能見到。不過，我不願意不使你知道我一生中最快的活的一件事：一月一日，我們就結婚了，我同居司打夫結婚，這是同居司打夫給我準備下的年禮，我想你會末一個到場，參加我們的婚禮，一個很簡單很樸實的婚禮，時間是上午九點，地點，地點是馬德藍教堂。我用

我快樂的心中所有的力與你親吻。尼麗脫。
『如此說大家都有幸福，只是我沒有！』

（哭，又強自抑制）

「嗜！我太無心了，醫生，請你關上窗戶，我有點兒冷；那寧那，那寧那」

醫生：你要什麼東西嗎？我可以拿給你。

馬格里特：再請你拿紙筆給我。

（垂下頭去，兩手捧着。醫生從爐簷上取了個墨水瓶，又找了個寫字的襯墊，拿來給她）

那寧那：（低聲問醫生，其時醫生已走到房間的別一邊，離馬格里特遠了。）

怎麼樣，醫生，馬丹的病好點兒沒有？

醫生：（搖頭）

她很不好！

茶花女 第五幕

馬格里特：

（自語）

他們以為我聽不見……

（高聲）

醫生，你出去的時候，我請你把這封信帶到尼麗脫結婚的教堂裏，交代他們到婚禮完畢之後再交給她。

（將信寫好，封好，交與醫生）

哪，這就是，多謝你。

（與醫生拉手）

請你不要忘了。下午如果有空，請再來……

（醫生出）

第四場

馬格里特，那寧那。

馬格里特：現在可以把房間收拾一下了。

(鈴響)

有人叫門，去看看。

(那寧那出)

那寧那：
(重進)

是杜維奴阿太太要見馬丹。

馬格里特：
叫他進來罷！

第五場

同前場，多一伯呂當司。

伯呂當司：
好呵，我親愛的馬格里特，你今天怎麼樣，好點兒麼？

馬格里特：
好一點，我親愛的伯呂當司，多謝你。

伯呂當司：
請你叫那寧那出去一會，我有話向你說。

馬格里特：
那寧那，先到那邊去收拾，等我有事再叫你。

(那寧那出)

伯呂當司：
我親愛的馬格里特，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什麼事？說罷。

馬格里特：
你有錢沒有……

伯呂當司：
我這些時也很困難。可是，你要總可以；要多

馬格里特：
少？說罷。

伯呂當司：
今天是新年節，我有許多禮要送，簡直非有

伯呂當司：
二百法郎不可。你能不能借給我，到月底准

還你？

還你？

馬格里特：
(舉目向天)

到月底！

要是你不便當……

馬格里特：
那兒有點錢，本是我自己有點兒用處……

伯呂當司：
那麼就不要提啦。

馬格里特：這有什麼關係呢！你去把那一個抽屜開開。

伯呂當司：那一個？

（一連開了幾個抽屜）

哦，當中這一個。

有多少？

馬格里特：五百法郎。

伯呂當司：好，你就拿你要用的二百法郎去罷。

馬格里特：餘下的你夠麼？

伯呂當司：我可以再想法子。你不要管我就是了。

馬格里特：（將錢收起）

你可當真的幫了我一個大忙。

馬格里特：能夠這樣就更好了，我親愛的伯呂當司！

伯呂當司：我去了，晚上再來看你。你氣色好多了。

馬格里特：是的，我好了點了。

茶花女 第五幕

伯呂當司：好，天氣快來了。你到鄉下去住一住，好空氣

就可以叫你完全好了。

馬格里特：對了。

伯呂當司：（將要出去）

好我走了，多謝多謝呵！

馬格里特：請你叫那寧那來。

伯呂當司：好好。

那寧那：（入）

她又來同你要錢麼？

馬格里特：是。

那寧那：您又給了她麼……

馬格里特：錢是多小的事，她又那麼樣地要用，所以就

給了她一點。不過我們自己現在也要有用

處；有許多年禮賞錢不得不發。這是剛送到

的一副鐮子，你就拿去賣了，快點回來。

那寧那：您一個人在家行麼……

馬格里特：那不要緊，我用不着什麼。再說你又去不了

多久：那個買貨人的路你也走熟了；這三個月來，他可買了我不少的東西了。

（那寧那出）

（馬格里特又叫那寧那回來，叫她把一封信放在枕下信拿給她。）

第六場

馬格里特

馬格里特：（從身邊取出一封信來讀。）（註：演出時動作照前式。）

「馬丹，我已經知道了阿芒與瓦爾維樂先生決鬪的消息。這不是阿芒自己告訴我的，

因為他沒有同我告辭，就走了。你猜怎麼樣？我還以為這決鬪和出國，都是你的罪過呢？多謝上帝，現在瓦爾維樂已經出了危險時期；種種的事，我也都知道了。你守信約守到你能力之外，而你的身體，也因此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已把此中真相，盡情寫信告訴阿芒了。他如今尚在遠方，但不久即將回來；回來了非但他自己要向你請罪，而且還要代表了我向你請罪因為從前我被事實所迫，做了對不起你的事，現在應當補救這個過失。請你好好地保養你身體，好好的希望着你的勇氣與犧牲的精神，應當使你得到一個美滿的將來，而這個將來；你一定可以得，我能擔保。現在先請你接受我對於你所

表示的同情敬重與關切之心。喬治杜瓦樂十一月十五日。」這一封信，我接到了已有六個禮拜了。我天天地把它讀了又讀，希望它能給我一點勇氣。那怕只要阿芒也給我來幾個字呢！但望我還能活到春天！

（起立，向鏡子裏看了一眼）

我的面貌變成什麼樣子了！可是醫生答應我會好的。我會耐心地養病的，不過，他方才同那寧那說的話，不是已經判決了我麼？我聽見了他說我很壞。很壞！也還是希望呵！也許還能活幾個月；要是在幾個月裏阿芒能來了，我就有了救了。今天這新年節，至少我們也可以希望希望，再說我的神志還很清楚。要是我真在危險之中，方才嘎司東也不會

有勇氣在我的床邊像剛才那樣地說話了，

醫生也就不走了。

（走到窗口，向外望）

他們有家庭的多快樂啊！哦！那個好看的孩子，拿着玩物又唱又跳，我真想同這個孩子親個嘴。

第七場

那寧那，馬格里特

那寧那：（回來，將賣到的錢放在爐簷上，走近馬格里特身邊）

特身邊）

馬丹……

馬格里特：有什麼事，那寧那？

那寧那：你今天覺得好一點了，是不是？

馬格里特：是的，爲什麼？

那寧那：請你答應我把心定一定。

馬格里特：有什麼事？

那寧那：我來預先告訴你一聲……一個意想不到的

喜事往往會使身體支持不住！

馬格里特：你說什麼，一個意外的喜事麼？

那寧那：是的，馬丹。

馬格里特：那是阿芒！你看見阿芒麼……是阿芒來

看我麼？

（那寧那點頭，走去開門）

阿芒！

（阿芒入，面色極白，馬格里特趨前抱其頸；

兩人緊緊偎抱）

哦！不見得是你罷，上帝能對我這樣好麼？

第八場

馬格里特，阿芒

阿芒：

是我，馬格里特！是我，我心上又慚愧又不安又畏罪，要是我沒遇見那寧那，我簡直地不敢進你這門。我只有老站在街上，在那裏哭，在那裏禱告。馬格里特，請你不要責罵我。我父親已把所有的事寫信告訴了我。那時我離你離得很遠，我也不知道要逃到什麼地方，纔可以逃開我的愛情與懊悔……我回來的時候，真是個瘋子，整天整夜地走，無休息，無停頓，無睡眠地走，心中沖滿了凶兆，遠遠地好像望見暗慘的喪家。唉！要是我這回來了找不到你，我是一定要死的；因為假使你是死了，那就是我把你殺死的。我一回來就到這裏來了，我還沒有看見我父親。馬格里特，就請你饒恕了我們父子罷！唉，現在我看見你了，這是多好

馬格里特：啊！

饒恕你麼，我的朋友！這事只是我一個人的罪，不過我怎能不那樣做呵！我所要的是你有幸福，即便消費了我自己的幸福，現在你父親不再把我們倆分開了，是不是？可是你現在所看見的馬格里特，也已不是從前所看見的馬格里特了。不過我年紀還輕，可以恢復我從前的美貌，既然我現在是快樂了。你快把已往的事一齊忘去。我們就從今天起，開始生活了。

阿芒：

我再不離開你了。馬格里特，你聽着，我們簡直可以離開這屋子。我們簡直再也不回巴黎來了。現在我父親也已經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愛你，如同是他兒子的一顆吉星。我的妹子也出嫁

了。將來的一切，是完全屬於我們兩個人了。
馬格里特：好，你說罷，你說罷！我覺得我的靈魂隨着你的話又回來了，我的健康在你的呼吸下又復活了。我方才還說，只有一件事可以救我。

我本已無望了，而你居然回來了！我們不要再耽擱時間了；生命在我的面前要逃去了，我要把牠抓住。你不知道麼？——今天是尼臘脫結婚，是她和居司打夫結婚。我們可以看見他們，能到禮拜堂去禱告上帝，再能參加別人的幸福，於我們是很有益的。多謝上天，真想不到，在新年一日給我留下這樣大的一件恩賜。不過，你再向我說一聲：你愛我！

阿芒：馬格里特，我愛你，我的生命完全是你的了。

馬格里特：（向那寧那，時那寧那剛從外面進來）

那寧那，我要出去，給我拿衣服來。

阿芒： 好那寧那，虧了你看護她。——

（向那寧那）

謝謝你。

馬格里特： 我們兩人天天在這裏談你，因為別人誰也

不敢提起你的名字。只有她勸慰我，說你我總有一天會相見的。你瞧！她並沒有騙我，不是！你這回遊歷了多少美麗的地方，將來也要帶我去看一看啊！

（身體支持不住，向下輾坍下去。）

阿芒： 你怎麼了，馬格里特？你的面色發白了……

馬格里特： （勉強說話）

沒有什麼，朋友，沒有什麼！一個久慣悲傷的心忽然得到幸福怎能不亂。

（坐下，頭向後仰。）

阿芒： 馬格里特，你說話呀，馬格里特，我求你！你說話呀！

馬格里特： （重新回復轉來）

我的朋友，你不要怕。你知道，我是常犯這個昏迷病的，可是一會兒就好了。你瞧，現在我又笑了，又有氣力了，不用說了！這是因為忽然能生活。所以使我發驚。

阿芒： （握着她的手）

你直發抖。

馬格里特： 那不要緊！——那寧那，你去拿一個披肩，一頂帽子……

阿芒： （大恐慌）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馬格里特： （披上披肩，試走了幾步，忽地憤憤的將披

肩扯下)

我不能走了!

(跌倒於輦榻之上)

阿芒: 那寧那,快點兒跑去找醫生來!

馬格里特: 是的,快去找;你同他說阿芒回來了,我要活了,我非活不可……

(那寧那出)

可是,要是你回來了還不能救我,別的什麼也不能救我了。不論遲早使我們生活的條件總會使我們死亡的,我以愛而生我也要以愛而死了。

阿芒: 馬格里特,你不要說罷;你是一定要活的。一定要的。

馬格里特: 你坐這兒來,你靠近了我,我的阿芒啊,你好

茶花女 第五幕

好地聽我說。我方才對死神很憤恨,現在我後悔了。死是必須的;我也很愛它,因為它直

等到你回來了纔來找我。要是當初我的病症,不至死,你父親也就不見得寫信叫你回

來了。

阿芒: 馬格里特,你聽着;你再不要說這樣的話了,你真

要叫我瘋了。你再不要說你要死,你要說:你不信死,不能死,也不願意死。

馬格里特: 即便我自己不願意死,我也只可低頭。既然

上帝要叫我死了。我如果是個純潔的女子,有着一切的貞德,那麼,要離開一個你所住的世界,我一定要哭的,因為你我的將來,有很大的希望,而我的既往,也可以允許我這個希望的權利。無如我不是這樣的人;我現

一一五

在死了，你對我的記憶，倒全是清潔的，我如果活着，可就無論如何，我的愛情上總有些污點……請你相信我這話，上帝是不會把事作錯的。

阿芒：（立起）

唉！我不能喘氣了。

馬格里特：怎麼！反倒是我來使你有勇氣。好了，你聽我的話罷。你去開開那一個抽屜，中間有一個

肖像……是我美好的時候造的像。這是專給你造的，你就拿去藏着，將來做個紀念。但是，要是有一天，有一位青年美貌的女子愛了你，而你也娶了她——這是應有的事，而且也是我要你做的事——而這個肖像被她發現了，你就不妨向她說：這是一個女友

的像，她現在，要是上帝答應她在天上最幽暗的一個角裏佔一個位置的話，她正在那裏天天地替你們夫妻祝福呢。要是她忌妒以往——這也是我們女人常有的事——

要你把這一個像犧牲了，那麼，你只管被她毀去了，不必恐慌，不必愧喪，因為這也應該。我現在預先原宥你了——多情的女人，感覺着對方不愛的時候，是太苦痛了，我的阿芒啊，你聽見了麼？你都聽懂了麼？

第九場

同前場，增那拿那，尼曬脫，居司打夫，嘎司東四人

尼曬脫進來，面色很驚惶；進門後看見馬格里特面有笑容，阿芒跪她面前愈加赫呆了。

尼曬脫：我的好馬格里特，你寫給我說你要死了，現在

你可起床了，還在笑咧。

阿芒：（低聲）

哦！居司打夫，我真是不幸啊！

馬格里特：

我快死了，同時我也很快樂，因為我的幸福

已把死的痛苦遮掩了——你們已經結了

婚了——第一部生活是多麼奇異，你們第

二部生活又當怎麼樣——我想你們將來，

一定還要比從前更快樂——將來有時候，

你們要談起我，是不是？——阿芒，拉着我的

手，我同你實在說——死是不難的。

（嘎司東入）

哦！嘎司東來找我了……我看見了你心上

很舒服，我的好嘎司東啊！幸福是個忘恩負

義的東西，我剛才得到了幸福就把你忘記

了……

（向阿芒）

他待我真好啊……唉！真奇怪。

（起立）

阿芒：你怎麼了……

馬格里特：我已經不痛苦了，好像我的生命，已回復到

我身上來了，我感覺我從來沒有過的舒服

……這樣說我是要活了……唉！我真好過

啊！忽然倒在地下，阿芒隨着她跪倒叫她。

（坐下，作嗑睡狀）（註：演出時動作照前

式）

嘎司東：她怎麼了？（註：原文做「他睡着了。」）

阿芒：（驚惶失措）

馬格里特，馬格里特，馬格里特，

(大聲叫一聲，用力將馬格里特的手撒開)

唉！

(恐怖，向後退)

她死了！

(疾走至居司打夫旁)

上帝！上帝！我怎麼樣呢？……

居司打夫：

(向阿芒)

她真愛你啊！這個可憐的孩子！

尼麗脫：

(跪下)

馬格里特，你平平安安地睡罷！你曾經多量地愛，上帝一定要多量地恕你的罪。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2442.1)

茶花女 一册

La Dame aux Camélias

每册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

Alexandre Dumas fils

陳綿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沈陽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發行人

印刷所

編者

譯者

原著者

每册實價

外埠酌加運費

陸角

大

11104

